

0
1cm
2
3
4
5
6
7
8
9
10
11
12
13
14
15
16
17
18
19
20
21
22
23
24
25
26
27

deli
浙字02260122号 No.6230
得力集团有限公司









72.3032



湧幢小品目錄卷之四



湧幢小品目錄卷之四

都城

都牆

羅城分工

宮殿

八則

南內

梳粧臺

演象所

神木

七則

瑞木

聖木

香木

運木

府縣城池

六則

城門

二則

權奇築城

樓閣臺

八則



堂 七則

衙宇房屋 十一則

奕 六則

琴 四則

鍾鼎 十一則

銅鼓 五則

人皮鼓

古銅鏡

銅拳

鐵爐 三則

鐵器 四則

陝西鐵人

僧取沈牛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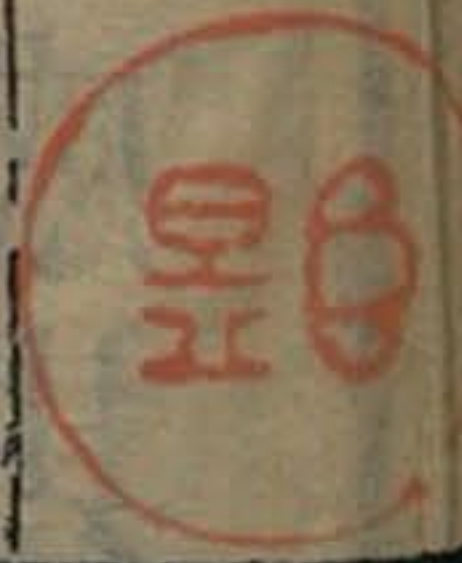
鐵鑊釜 三則

鐵棺

攢棺奇繪

挈棺

湧幢小品卷之四



湧幢小品卷之四

湖上朱國禎輯

都城

國初有高築牆廣聚糧緩稱王之言一以爲朱升
一以爲陳碧峯其說不一然太祖初得和陽卽
分地甃城此時謀臣尚未合隱士尚未搜也旣都
金陵舊城西北控大江東盡白下門外距鍾山頗
濶遠而舊內在城中因元南臺爲之宮稍庳隘
上乃命劉基等卜地作新宮于鍾山之陽在舊城東



白下門之外二里許增築新城東北盡鍾山之趾
延亘周迴凡五十餘里規制雄壯盡據山川之勝
焉旣下北平大將軍展築其城取徑直東西長一
千八百九十丈 文皇因受封焉旣卽位定爲北
京六年北巡稱行在方平南交屢出塞且營宮殿
未聞有所改作也

都牆

六朝時建業都城外僅竹籬齊高帝時有盜發白
虎樽者王儉言白門三重門竹籬穿不完上感其

言改立都牆儉又諫止上曰吾欲後世無以加所

虎樽者王儉言白門三重門竹籬穿不完上感其
言改立都牆儉又諫止上曰吾欲後世無以加所
謂外羅城也我朝改作凡十三門週二百餘里
包鍾山孝陵其中北京惟貼城內外爲女牆高
不及三丈嘉靖末年虜患作南城如重城之制而
稍庠要之都牆不可已也

羅城分工

南京外羅城舊俱工部修理成化九年奏准自駟
象門起八門屬本府修滄波門起屬工部修焦猗
園云尚太祖築京城原工部與本府共工後府築

已竣尚有餘資建石橋於江東門曰賽工橋蓋賽工部也後人誤以沈萬三秀媳婦所築遂曰賽公可笑然則成化題准分修倘亦有舊例可據耶

宮殿

南京宮殿作於吳元年先十二月甲子日興工所司進圖悉去雕琢奇麗者門曰奉天三殿曰奉天曰華蓋曰謹身兩宮曰軋清坤寧四門曰午門曰東華西華玄武大略已定登極前一月御新宮以卽位祭告上帝十年改作大內午門添兩觀中

三門東西爲左右掖門奉天門之左右爲東西角

卽位祭告 上帝十年改作大內午門添兩觀中

三門東西爲左右掖門奉天門之左右爲東西角門奉天殿之左右曰中左中右兩廡之間左文樓右武樓奉天門外兩廡曰左順右順及文華武英二殿至二十五年改建大內金水橋又建端門承天門樓各五間及長安東西二門而西宮則上燕居之所也

太祖集諸地師數萬人卜築大內填燕尾湖爲之雖決於劉基實上內斷基不敢盡言也二十五年後知其悞乃爲文祭光祿寺竈神云朕經營天下

數十年事事按古有緒惟宮城前昂中窪形勢不稱本欲遷都今朕年老精力已倦又天下新定不欲勞民且廢興有數只得聽天惟願鑑朕此心福其子孫云云此真大聖人心腸故 文皇北都享國長久

文皇初封於燕以元故宮爲府卽今之西苑也靖難後就其地亦建奉天諸殿十五年改建大內於東去舊宮可一里悉如南京之製而弘敞過之卽今之三殿正朝大內也此得地岷盡處前挹九河

後拱萬山正中表宅水隨龍下自辛而庚環注

之三殿正朝大內也此得地岷盡處前挹九河

後拱萬山正中表宅水隨龍下自辛而庚環注

皇城繞巽而出又五十里合於潞河余過西華門
馬足恰恰有聲俯視見石骨黑南北可數十丈此
真龍過脉處出西直門高粱橋一帶望之隱隱隆
隆可七十里天造地設至我明始開 天壽山又
足以配帝王萬萬世之傳寧有極哉

既遷大內東華門之外逼近民居喧囂之聲至徹
禁御未暇經理又殿成卽遇災以奉天門爲常朝
之所故諸宮闕及各衙門皆未備至宣德七年始

加恢擴移東華門於河之東遷民居於西之隙地
正統初木植已積三十萬餘他物稱是五年三月
興工六年九月 三殿兩宮皆成十一月朔御殿
頒詔大赦次日復御殿頒歷又次日文武羣臣上
表致賀而兩都規制始大備矣

永樂十八年 三殿工畢 上召漏刻博士胡齋

卜之布算訖跪曰明年某月某日午時當燬 上
大怒囚之至期獄卒報以午過無火胡服毒死則
午正三刻也殿果焚 上甚惜之今查三殿之火

在永樂十九年四月初八庚子日

午正三刻也殿果焚

上甚惜之今查三殿之火

在永樂十九年四月初八庚子日

嘉靖三十六年四月十三日丙申奉天等殿門災
是日申刻雷雨大作戌刻火光驟起由正殿延燒
至午門樓廊俱盡次日辰刻始息越十餘日 上
諭以永樂殿災尚有門代今滿區一空禁地可乎
殿庭無不復之理當仰承仁愛毋賣直爲忠於是
禮工二部言 正朝重地亟宜修復但事體重大
工費浩煩容臣等會同勘議 上曰當先作朝門
并午樓爲是殿堂卽隨次爲之明年七月大朝門

等工成四十一年九月三殿成時上性嚴急諸臣竭力從事隨宜叅酌須彌座缺壞者補之柱小者束之短者梁之始得集事既成工部請額諭曰朝殿太祖名之成祖因之今只仍祖定惟天字當出奉字上敬天作基可也於是部臣謂當爲橫匾天字居中兩傍稍下相對上復以爲不雅取洪範字義改奉天殿曰皇極殿門曰皇極門華蓋殿爲中極謹身殿爲建極仍直匾順書文樓曰文昭閣武樓曰武成閣左順門曰會極右順門曰

歸極東角門曰弘政西角門曰宣治又改乾清右

文昭閣武樓曰武成閣左順門曰會極右順門曰
歸極東角門曰弘政西角門曰宣治又改乾清右
小閣曰道心左門曰仁蕩右曰義平

太祖以奉天名殿此自來所無其名之正亦自來所
不及方幸汴梁卽築奉天臺今在藩司治後蓋

太祖心與天合故念念在茲不敢忘 世宗旣改大

禮恚羣臣力爭遂改郊改廟一切變易從新并改
殿名大臣隨聲附和舉朝皆震懼不敢言 穆廟

立應詔陳言者每每有復 殿名一款時亦不從
今劫灰已久未暇議及日後工完 聖明深念

祖德仍奉天之舊可也

兩宮之災則正德九年與萬曆二十二年各一次旋
卽葺復而今新宮尤偉蓋工部以殿材移用故
也若在世廟時亦必易名矣

南內

南城在大內東南英皇自虜歸居之其中翔鳳
等殿石欄干景皇帝方建隆福寺命內官悉取
去爲用又聽姦人言伐四圍樹木英皇甚不樂
旣復辟悉下內官陳謹等四十五人于獄令鎖項

修補完備各降其職尋增置各殿三年十一月告

既復辟悉下內官陳謹等四十五人于獄令鎖項

修補完備各降其職尋增置各殿三年十一月告
成正殿曰龍德南門曰丹鳳殿後鑿石爲橋其後
疊石爲山曰秀巖山頂正中爲圓殿曰乾運又其
後爲圓殿引水環之左右列以亭館雜植奇花異
木其中春暖花開命中貴陪內閣儒臣宴賞

世廟中復臨幸余備史官丁酉八月遊其中得悉勝
概石橋通體皆盤雲龍勢躍躍欲動東爲離宮者
五大門西向中門及殿皆南向每宮殿後一小池
跨以橋池之前後爲石壇者四植以括松最後一

海幢八品 卷之四 七
殿供佛甚奇古左右圍廊與後殿相接其制一律
想做大內式爲之 太祖欽定所謂盡去雕鏤存
樸素者

梳粧臺

大內後苑山石

宣宗廣寒殿記詳矣傷有所謂

梳粧臺者相傳起於遼之蕭后考之遼史望氣者
言女直有天子氣甚旺遣使跡所自起乃一小石
山玲瓏奇甚時女直方臣於遼遼多所需索因請
此山自行輦取女直許之乃大發人夫鑿而載之

鑿之夜山鳥皆悲鳴卽以其石築臺此臺與山之

此山自行輦取女直許之乃大發人夫鑿而載之

鑿之夜山鳥皆悲鳴卽以其石築臺此臺與山之
所自起也其後益以艮嶽當是金完顏亮以前事
宣皇止以艮嶽立論當時閣臣宜密奏補所未足而
竟寂寂豈畏宣皇英明不敢言抑原昧其來歷
故然耶然遠方鑿山而阿打骨吳乞買生已久矣
何益哉何益哉

演象所

嘉靖初廢大慈恩寺從錦衣衛之請卽其地改爲
射所大上以金鼓聲徹於大內擬改建玄明宮

別以大興隆地爲射所諭工部及都督陸炳炳言
大興隆地亦逼禁城不便惟安定門外有廢官
廳隙地宜將宣武門外民兵教場移此而移射所
於民兵教場射所舊地改爲演象點視差撥之所
得旨允行其地在宣武街牌坊之西至今人雙
稱之曰射所或曰演象所莫知所自來也

神木

神木見於永樂間宋禮所奏遣官祭之卽因之
名焉至嘉靖三十九年鳳陽府五河縣杉木一株

圍一丈五尺長六丈六尺涌出泗水沙中守臣上

名焉至嘉靖二十九年鳳陽府五河縣杉木一株

圍一丈五尺長六丈六尺涌出泗水沙中守臣上
言中都祖陵所在大木忽現謂由河洛而下原
非所出之區謂從江淮而入又無逆流之理是蓋
祖宗啓佑淮泗效靈與大工會不偶然也昔成祖
重修三殿有巨木出於盧溝因以神木名厥二百
年來美談再續謹拜手以獻疏入上令送至以
助營建

永平大雨三日雨中有列炬後若干乘萬騎從西
北至者東走海去雨既有大木三十章長十丈大

數圍遺永平城下蓋龍王採木來送閱數十年一

遇之時南昌熊瑞以恤刑至所親見者

亦嘉靖年間事

舊傳高郵州新開河有運皇木者適遭衝決失大木一歲久湖中有二物如龍形每遇風雨則昂首奮迅聲聞數十里遠近見聞相傳木龍出現自後湖決雖風雨不現疑入海矣嘉靖元年州堂歲久將圯郡守謝欲新之材木俱集獨少正梁命工營求不得忽湖中浮一物苔衣如毛長尺許遊動搖盪人疑不敢近報州差水工驗勘乃一巨木也擇

拽至岸工人量之與州堂間架長短相合遂祭告

湯人疑不敢近報州差水工驗勘乃一巨木也擇
拽至岸工人量之與州堂間架長短相合遂祭告
斤削繪綵以充其用祀而上之若神助無難於力
或以二木之遺其一者郡人王盤詩謝公有意建
州衙神木千年出浪花

梅灣湖在姚江之北有梅龍舊經云谿有古梅吳
時作姑蘇臺伐以爲梁而存其根產木成塢有巨
木臥湖心水涸不露人繇此神之曰梅龍蓋梅梁
之根云秋七八月雷雨交作有聲如鼉吼聞數里
土人相傳梅龍顧子十道志吳造建鄴宮始取材

至明堂谿見古梅其材中梁取以還都梁已具無
所用之一夕梅忽飛還土人異之號曰梅君今在
湖中隨水浮沉一云會稽禹廟梁卽此木

凡楠木最巨者商人採之鑿字號結筏而下旣至
蕪湖每年清江主事必來選擇買供運舟之用南
部又來爭商人甚以爲苦剔巨者沉江千俟其去
沒水取之常失去一二萬曆癸酉一舟飄沒中有
老人素持齋守信義方拍水若有人扶之至一潭
口榜曰木龍府殿上人冕旒甚偉面有黑痕宛然

所鑿字號也傳呼曰曾相識否老人頓首曰榜已

口榜曰木龍府殿上人冕旒甚偉面有黑痕宛然
所鑿字號也傳呼曰曾相識否老人頓首曰榜已
明矣惟大王死生之又傳呼曰汝善人數尚可延
速歸令一人負之而出俄傾抵岸則身在大木上
衣服皆不濡既登岸一無所見

海虞王之稷爲貴陽通判運木渡黃河其最大者
二忽逸陷厥泥中千人不可出爲文祭之乃起復
見夢曰吾三千年爲羣木領袖今乃逐逐隨其後
終當別去必欲相煩應風天子命非以巨舟載不
可如其言拽而登舟舉纜一呼如躍舟行甚疾絕

無沮塞

永樂中雲南普寧州大風折一古樹軍陳福海解
以爲版內具神像著冠執笏容貌如畫彼中神而
祀之有禱輒應正統二年學正楊茂請加勅封下
禮部覆寢

瑞木

洪武元年臨川獻瑞木木中析有文曰天下平質
白而文玄當有文處木理隨畫順成無錯迕者考
之前代往往有之齊永明九年秣陵安如寺有古

樹伐以爲薪木理自然有法天德三字唐大曆中

之前代往往有之齊永明九年秣陵安如寺有古
樹伐以爲薪木理自然有法天德三字唐大曆中
成都民郭遠伐薪得一枝理成字曰天下太平詔
藏秘閣五代梁開平二年李思玄攻潞州營于壺
口伐木爲柵破一大木中有朱書六字曰天十四
載石進乃表上之司天監徐鴻曰丙申之年有石
氏王此地也後石敬瑭起并州果在丙申歲宋太
祖建隆五年合州漢初縣上青樛木中有文曰大
連宋三字太平興國六年温州瑞安縣民張度解
木五片皆有天下太平字英宗治平元年杭州南

新縣民析柿木中有上天大國四字挺出半指如
支節書法似顏真卿神宗熙寧十年八月連州言
抽木有文曰王帝萬天下太平政和二年十月安
州武義縣木根有文曰萬宋年歲紹興十四年虔
州民毀欹屋柱木理有五字曰天下太平時淳熙
十六年七月晉陵縣民析薪中有四字曰紹熙五
年如是者二旣而明年改元紹熙果五年而光宗
崩元天曆巳巳平江萬戶府構正衙解一巨木中
分有天下太平之王六字其大如斗元巳虜宋矣

真州樵人析一木中有三字曰天下趙其木丈一

分有天下太平之王六字其大如斗元巳虜宋矣

真州樵人析一木中有三字曰天下趙其木丈一

尺圍其字青半解揚州半留真州

聖木

始興郡陽山縣有豫章木本徑二丈名爲聖木秦
時伐此木爲鼓顙顙成忽奔逸北至桂陽

香木

英州雷震一山梓樹盡枯而生龍腦京師龍腦爲
之驟賤每一兩直錢千四百味苦而香酷烈又施
州衛有大木乃先朝所採百牛拖之不動時時生

蓋大僅如豆焚之極香

運木

故事諸省運木先於張家灣出水拽運以次入神木廠既完始取批迴動經歲月間有水溢漂失坐累死亾者工部主事王挺奏卽水次設廠竹木至驗入卽與解官批迴公私本之挺象山人嘉靖壬辰進士官至叅政清約工詩文負氣有宦聲亦奇士也

府縣城池

太祖與張士誠相持得常州長興皆殺城之半以便

府縣城池

湖州城係

張士誠將

潘原明將

梁有宇文

公孫記念城

是也見郡誌

太祖與張士誠相持得常州長興皆殺城之半以便

守禦湖州亦如之惟江陰城元初皆毀後鄉民相

率為土城因甃磚石加女牆守之

慶陽府土城七里三十步因高阜斬削而成東高

一十丈三尺西一十二丈南門無城成化初叅政

朱英增築記曰城之惟堅池隄以完深以如泉高

焉如山所謂削山為城因河為池張良臣所據以

叛易守而難攻者也

凡城皆有濠在外惟蘇州則內外有濠而城之形

爲亞字形最難攻以 太祖神威中山王合諸大將用兵二十餘萬圍之十月而後下匪直士誠之善守也

杭州城拓於張士誠計九千八百五十三堞萬曆四十年間每堞議用魚脊石版一片覆之該銀一千七百兩有奇此法儘可通行

西寧衛城高五丈厚如之蓋李軌所築涼州衛高四丈九尺洪武中指揮濮英增高三尺厚六丈城西三十里有獸文石其一高五丈長一丈三尺周

圍三丈三尺上有牛形二分鹿形一分虎頭餘石

西二十里有獸文石其一高五丈長一丈三尺周
圍三丈三尺上有牛形三分鹿形一分虎頭餘石
有狼形羊形鹿形者凡五

過無錫縣見其城煥然一新內白外藍皆以石灰
塗藻宛若世家蕭牆一般每丈約費銀二兩計城
可三四千丈聞皆取辦於甲里者夫修城役軍不
役民制也違制而動又無益事實其義何居乃知
秦二世欲漆其城殊不足恠或以余言爲過曉曰
看兩京曾用此否其人終不以爲然未幾湮頽如
故

城門

輿地志句踐應門之上有大鼓名之爲雷鼓以威於龍也寰宇記吳作蛇門作蛇象而龍角漢書王尊傳母持布鼓過雷門注雷門會稽城門也有大鼓越擊此鼓聲聞洛陽湘洲記前陵山有大石鼓云昔神鶴飛入會稽雷門中鼓因大鳴十道志雷門上有大鼓闊二丈八尺聲聞百里孫恩之亂軍人砍破有雙鶴飛出後不鳴晉書亦載之舊門去城百餘步後改爲五雲門

城門之名自古有之今天下名城數千各自立名

城百餘步後改爲五雲門

城門之名自古有之今天下名城數千各自立名
然惟蘇州閶門及齊葑婁盤蛇與杭之錢塘最著
卽兒童能言之南則聚寶北則哈答任城乃元之
舊名而哈答改名崇文任城改宣武今皆稱舊不
稱新蓋業在人口角中不能易耳其有非城門而
著曰薊門劔門夔門荆門吳門彭門鴈門古號而
最雅相傳者春明門
土司皆不許立城

權奇築城

績溪胡大司空松號承菴先爲嘉興推官署印平
湖適倭寇至議城公夜入幕府曰民難與慮始請
縛某居軍前禦倭百姓受其恩必相急乃可舉事
從之民大震各任版築不閱月城成權奇之妙乃
爾然非素得民心卽殺十署事官民何急焉同時
有滁州胡栢泉亦名松官太宰

樓閣臺

樓閣大觀無如南昌之滕王閣武昌之黃鶴樓岳
州之岳陽樓三樓皆西向而岳陽尤偉

真定府有陽和樓雨雪不沾灑四面隨風若避故

州之岳陽樓三樓皆西向而岳陽尤偉

真定府有陽和樓雨雪不沾灑四面隨風若避故以名

楚稱三戶久矣乃漢渤海郡亦有三戶縣卽今之長蘆地方也其地亦有岳陽樓蓋取東岳以名因地僻故不著

四川達州有六相樓則唐李嶠李適之韓滉劉晏元稹宋張商英也或刺史或司馬或主簿皆以貶官至

稻孫樓在廬州太安門上米芾秋日登樓燕集見

田禾可愛問諸老農曰稻孫也稻已獲得雨復抽穗蒂喜因名其樓

紫閣山名在咸陽御宿川南山中杜詩紫閣行雲入漢陂是也山中有寺山上多丹青樹其葉紅紫亦曰華蓋樹寺有閣

書雲臺在曲阜南溪之上左傳僖公五年日南至公既視朔遂登臺以望而書亦曰泮宮臺水經註曰靈光殿東南卽泮宮也在高門直北道西宮中有臺高八十尺詩所謂思樂泮水是也東遊記云

臺有水自西南而來深丈餘而無源

有臺高八十尺詩所謂思樂泮水是也東遊記云

臺有水自西南而來深丈餘而無源

余居後二十丈有范莊池廣十畝水甚清大旱不涸池東南可里許有陶墩大水環之又東十里有蠡宅相傳范蠡養魚種竹處泗水縣陶山後爲薛河河中有釣魚臺高一丈五尺代經大水不爲損土人云是范蠡養魚處廟基爲范蠡宅其山下河邊平澤爲范蠡湖蠡三致千金遷徙不定故嘉興南門亦有范蠡湖產五色螺每年易一色

堂

堂名多矣。惟彰德府有密作堂，最奇在華林園。堂周圍二十四架，以大船浮之於水，爲激輪於堂層層各異。下層刻木爲七人相對列坐，一人彈琵琶，一人擊胡鼓，一人彈箜篌，一人擗箏，一人振銅鈸，一人拍板，一人弄盤，竝衣之以錦繡，其節會進退俯仰莫不中規。中層作佛堂三間，佛事精麗。又作木僧七人，各長三尺，衣以繪綵。堂西南角一僧手執香奩，東南角一僧手執香爐而立，餘五僧遶佛左轉行道。每至西南角則執香奩，僧以手拈香授行道僧，僧舒手受香，復行至東南角則執香爐，僧

左轉行道每至西南角則執香奩僧以手拈香授
行道僧僧舒手受香復行至東南角則執香爐僧
舒手授香於行道僧僧乃舒手置香於爐中遂至
佛前作禮禮畢整衣而行周而復始與人無異上
層亦作佛堂傍立菩薩及侍衛力士佛坐帳上刻
作飛僊循環右轉又刻畫紫雲飛騰相映左轉往
來交錯終日不絕並黃門侍郎博陵崔士順所製
奇巧機妙自古未有

宋劉幹以資政殿學士死金之難贈太保魏國公
謚忠顯子子羽以徽猷閣侍制拒金人保全蜀卒

贈太師魯國公諡忠定孫琪以同知樞密院事卒
贈太師魯國公諡忠肅韜族叔頡亦死金之難諡
忠簡又有純者知邵武禦賊見殺贈太尉諡義壯
廟額曰忠烈皆建州人合祀曰五忠堂

任布字應之河南人宋慶曆中官樞副歸休居洛
作五知堂一知恩二知命三知足四知道五知幸
諡恭惠

螽斯則百堂災燒殺劉聰子二十一人蓋偽漢所
建以居其子天譴報應者其堂當在平陽府近有

徽州刻本分螽斯與則百爲二堂應天府志收入

建以居其子天譴報應者其堂當在平陽府近有

徽州刻本分螽斯與則百爲二堂應天府志收入

建康南晉之堂其謬何極

三槐堂在今東昌府清平縣界內清平宋貝丘地

屬大名府

韓魏公定州閱古堂勝于晝錦堂多矣晝錦堂作

于相州郡治非韓私宅也

陳僖敏公鑑致政家居闢小園得蔡君謨所書晝

錦堂石碑復有芝產于堂柱間真完名全節之徵

也

衙宇房屋

自來京朝官必僦居私寓惟南京三法司國初
官朔太祖謂大官人須居大房子名曰樣房極
宏壯蓋欲依樣遍造各衙門也近日南京如吏戶
禮兵工堂上及列署自以物力寘官房亦可居國
子兩廂極水竹園亭之美亦公私轉合而成李九
我自南少宰轉北少宗伯倣南例買房供堂屬居
住外徵民租如治家然誠非體然因此議其貪則
失之遠矣

漢時郡國守相置邸長安唐有進奏院宋有朝集

失之遠矣

漢時郡國守相置邸長安唐有進奏院宋有朝集院國朝無之惟私立會館然止供鄉紳之用其遷除應朝者皆不堪居也

兩淮運使署乃董仲舒相江都時故宅城東法雲寺乃謝安石故居天寧寺其別墅云

蘇州巡撫行臺乃魏了翁賜第宋理宗扁曰鶴山書院

江西巡撫衙門在永和門內寧藩變後改承奉司爲都臺織造機房爲按臺浙江巡撫衙門在官巷

口胡梅林總制時改于望僊橋蓋宋重華故宮地
傳有鬱葱之符

唐少卿宅在紹興新河坊少卿名翊宋宣和中爲
鴻臚少卿連守楚泗台三州未嘗家食前後門雖
具未嘗開守舍者自側戶出入少卿長子閔爲鄭
州通判代還一術士善相宅至夜登屋春視云此
宅前開門則出兩府後開門則出臺諫而所應者
非本宗後建炎四年高宗駐蹕於越凡空第皆給
百官寓止禮部尚書謝任伯寓此宅拜叅知政事

中使宣召開前門赴都堂治事上虞丞婁寅亮與

百官寓止禮部尚書謝任伯寓此宅拜叅知政事

中使宣召開前門赴都堂治事上虞丞婁寅亮與
唐爲姻家暫假投檢奏封章乞立嗣中旨除監察
御史開後門詣臺供職其言皆驗

鄭虎臣宅在嘉定鶴舞橋東居第甚盛號鄭半州
四時飲饌各有品目著集珍日用一卷并元夕閨
燈實錄一卷皆言其奢侈于饜飫也當宋末殺賈
似道于木綿庵卽其人氣甚豪不止稱富家翁可
敬也

塾門外舍也人臣來朝至門外就舍熟詳應對塾

言熟也

家廟在東西堂爲塾故曰西席

凡屋宇竹樹之類影入窓隙內者皆倒懸陽燧亦如之中間有礙故也

某姓造一船舫忌者告之監司謂水中造房侵佔豪霸爲地方害監司北人大怒謂水中可造房何事不爲繩之急其人累訴不能白一儒生爲操狀曰南方水鄉家家有個船舫卽如北方旱鄉家家有箇馬房監司悟獄解

有以夜航船呼人者謂其中羣坐多人偶語紛紛

以此淺學之破碎摘裂足供談笑耳

有以夜航船呼人者謂其中羣坐多人偶語紛紛
以比淺學之破碎摘裂足供談笑耳

奕

王與字廷貴常州武進人素善奕且所酷好及爲
南祭酒輒絕不復事李九我亦有此好爲南少宰
亦停二公相類乃爾

琴

黃獻字仲賢號梧岡入內府年十一孝皇命之
學琴甚得親近年七十餘刻梧岡琴譜禮部尚書
陳經爲之序

范文正公酷愛琴唯彈履霜一操卽有事不廢人
謂之范履霜
獨孤及嗜琴有眼疾不肯治欲聽之專也其得趣
乃爾

葛天氏始歌陰康氏始舞朱襄作瑟伏羲作琴塤
簫女媧作笙竽黃帝作鍾磬鼓吹鐃角鞞鉦制律
呂立樂師少昊作浮磬舜作崇牙禹作鼗桀作爛
漫之樂紂作北里之舞周有四夷之樂穆王有木
寓歌舞之伎秦蒙恬作箏漢田橫客作輓歌漢武

帝立樂府作角觥魚龍曼延吞刀吐火之戲梁有

寓歌舞之伎秦蒙恬作箏漢田橫客作輓歌漢武

帝立樂府作角觥魚龍曼延吞刀吐火之戲梁有
高組舞輪之伎唐高宗置梨園作坊玄宗置教坊
倡優雜伎元人作傳奇

鍾鼎

三代制器曰鍾曰鈺曰鼎曰鬲曰盃曰鍤曰
盥曰洗曰鍤曰盆曰鑑曰杆曰匝曰壺曰甗曰尊
曰罍曰彝曰卣曰舟曰甗曰罍曰爵曰斗曰卮曰
角曰楛曰觚曰斝曰敦曰簋曰簠曰豆曰鋪曰錠
曰錡曰鐸曰磬曰鏡鍾有特鍾鈔鍾編鍾凡三等

非博古不能明
其制

鈺類鍾而庠短盃類鼎而有味有攀鬲類鼎而空
足鑲類釜而大甗類甑而通中盦類洗而大腰有
足攀銅類洗而小鑑類銅而大甗類壺而庠卣類
壺而有足攀簋形方簋形圓彝六等皆有舟尊六
等皆有鬯壺類壺容酒一斛舟類洗而有耳
鐘西方之聲其功大者其聲大垂則鐘仰則鼎一
也佛家謂地獄受諸苦楚聞鐘聲則蘇故緩其杵
黃鐘生一一生萬物君子鑠金爲鐘四時允乳故
鐘調則君道得古軍中皆用今易以銅鼓鑼鏡之

屬取其便也

鐘調則君道得古軍中皆用今易以銅鼓鑼鏡之
屬取其便也

鼎絕大謂之尊園掩上謂之尊萬豐者爲尊

大名府有譙鐘相傳魏太武時所鑄守清正則鐘
聲洪亮否則不揚前守惡之棄于通衢鐘因半裂
嘉靖中樂護爲守適歲歉民競言神物棄置爲咎
請復之樂曰太是哉祭而縣之扣之不揚意甚不
悅忽夢大衆宣於鐘所旣再叩之鐘果洪亮其裂
處尋亦平滿更擁起一脊民益異之

蕭縣相襲不撞鐘以爲撞之則水至嘉靖聞縣尹

朱同芳弗聽水果大至漂沒田廬同芳堅不聽水亦尋澗及孫重光尹蕭父老懇請重光遂止之乃爲文以祭鐘曰鼓焉以鐘昏晨之軌民有訛言金能利水爲民父母從此而已禦患無德隨俗可耻鐘今有靈尚鑒乎此重光去王蓋臣繼之復令撞鐘其家病禍相沿懼而復止
成化間大鐘二盪淮水中聲竝竝勢欲躍起總兵平江伯陳公銳祭之一鐘遂止令縣於朝宗門樓聲聞百里其一止泗上

張華銅山鐘鳴之應人能言之又其時朝士畜銅

聲聞百里其一止泗上

張華銅山鐘鳴之應人能言之又其時朝士畜銅
澡盤晨夕恒鳴如人扣擊華云此盤與洛鐘宮商
相應耳錯之令輕鳴遂止

分宜縣昔有漁者釣得一金鎖長數百尺又得一
鐘如鐸狀舉之聲如霹靂山川震動漁人恐沈於
水中或言此秦始皇帝驅山鐸也

會稽靈嘉寺鐘本于闐國寺鐘也因風雨飛來有
天竺僧過此識而知之

廣西太平州有一鐘自交趾思琅州飛來夜常入

水與龍鬪天明復舊所正德己卯盜斷其紐及唇
靈怪遂滅

胡梅林取各寺觀銅鐘製大將軍擊倭殆無孑遺
惟桐廬縣城東一寺鐘有蟒蛇盤其上軍士懼不
敢動再取再如之乃止土人云其鐘聲聞五十里
去余居可十二里寺曰應天僻遠四周環以大水
罕有報者獨得免余每扣之聲清越度可聞數十
里惜懸深屋中悶悶耳聞寧波一鐘見夢太守得
免今半沒泥中取之不可動人皆神之

免今半沒泥中取之不可動人皆神之

銅鼓

世傳諸葛銅鼓然不始于諸葛馬援傳得駱越銅鼓鑄爲馬式還上之注引廣州記狸獠鑄銅爲鼓懸于庭置酒招同類來者以金銀爲大釵執以扣卽留遺主人詩曰擊鼓其鏜鏜從金則固起于三代時所謂金聲者殆如此必非鑼也

諸葛銅鼓皆奇文異狀雕螭刻虬間綴蝦蟇其數皆四楊升庵編內稱淳于古禮器也廣漢什邡人段祖以獻益州刺史蕭鑑高一尺六寸六分圍三

尺三寸圓如桶銅色如漆令去地尺餘以手振之
聲如雷清響良久乃絕古所以節樂以諸葛鼓證
之疑卽淳于銅鐵鍋鍋口皆阿大王所製更奇異
識者曰非鍋乃鼎類也其名曰鬻詩曰漑之釜鬻
是也

音樂音歸云鬻大上小下若甌鐺無足和羹用之
或曰鬻也亦無足乃其實足以函牛兩耳峙如山
形鬻尤以爲至寶其重不啻銅鼓

蠻中諸葛銅鼓有剝蝕而聲響者爲上上易牛千

頭次者七八百頭藏二二三面者卽得僭號爲寨王

蠻中諸葛銅鼓有剝蝕而聲響者爲上上易牛千

頭次者七八百頭藏二三面者卽得僭號爲寨主
矣

凡破蠻必稱獲諸葛銅鼓有多至數十面者此必
諸葛倡之後人倣式而造其精巧反有過之者

人皮鼓

北固山佛院有人皮鼓蓋世廟時湯都督沂東
名克寬戮海寇王良皮鞞之其聲比他鼓稍不揚
蓋人皮視牛革理厚而堅不如故也

古銅鏡

嘉州漁人王甲者，世世以捕魚爲業。家於江上，每日與妻子棹小舟往來，網罟所得僅足給食。他日見一物蕩漾水底，其形如日光，采赫然射人，漫布網下，取卽得之。乃古銅鏡一枚，徑圓八寸許，亦有堦鏤琢刻，固不能識也。持歸家，因此生計寔豐，不假經營，而錢自至。越兩歲，如天運鬼輸，盈塞敗屋，幾滿。王無所用之，翻以多爲患。與妻謀曰：「我家從父祖以來，漁釣爲活，極不過日得百錢，自獲鏡以來，何啻十倍！念本何人，而暴富，乃爾無勞受福。天

必殃之。我惡衣惡食，錢多何用？懼此鏡不應久置。

來何啻十倍念本何人而暴富乃爾無勞受福天
必殃之我惡衣惡食錢多何用懼此鏡不應久置
不如攜詣峩眉山白水禪寺獻於聖前永爲佛
俱妻以爲然於是沐浴齋戒卜日入寺爲長老說
因依盛具美饌延堂僧皆有襯施而出鏡授之長
老言此天下之至寶也神明靳之吾何敢輒預檀
越謹置諸三寶前作禮而去可也王旣下山長
老密喚巧匠寫倣形模別鑄其一造成與真者無
小異乘夜易取而藏之王之貲貨自是日削初無
橫費若遭巨盜輦竊而去者又兩歲貧困如初夫

婦咎於棄鏡復往白水拜王僧輸以情冀返原物
僧曰君知向時吾不輒預之意乎今日之來理之
必至吾爲出家子視色身非已有況於外物耶常
憂落姦盜手中無以藉口茲得全而歸吾又何惜
王遂以鏡還不覺其贗也鏡雖存而貧自若僧之
衣鉢充物買祠部牒度童奴數溢三百後漸有門
者盡證原鏡在僧所提點刑獄使者建臺於漢嘉
貧人也認爲奇貨命健吏從僧逼索不肯與羅致
之獄用楚掠就死使者籍其財空無貯儲蓋入獄

之初爲親信行者席捲而隱知僧已死穿山谷徑

之獄用楚掠就死使者籍其財空無貯儲蓋入獄

之初爲親信行者席捲而隱知僧已死穿山谷徑
路擬向黎州到溪頭值神人金甲持戟長身甚武
叱曰還我寶鏡行者不顧疾走投林未百步一猛
虎張口奮迅來若將搏噬始顫懼探懷擲鏡而竄
久乃還寺爲其儔侶言之後不知所在隆興元年
祝東老泛舟嘉陵逢王漁自說其事時年六十餘

銅拳

山東新城縣王氏科第之盛始于少司徒見峰公
公嘗夢僊人授丹訣自楚撫歸出銅拳鑄爲器食

頃冶人失聲驚走公就視則二拳墮地牝牡相合
成山焉有岫有巖有洞壑有鸞鶴壽星中踞羣真
環列其巔則金母坐而僊姬侍後有洞大士入定
其中所現僊靈皆肖生雖雕鏤不能及也

鐵爐

遵化鐵爐深一丈二尺廣前一尺五寸後二尺七
寸左右各一尺六寸前闢數丈爲出鐵之所俱石
砌以簡千石爲門牛頭石爲心黑沙爲本石子爲
佐時時旋下用炭火置一鞴扇之得鐵日可四次

妙在石子產于水門口色間紅白略似桃花大者

佐時時旋下用炭火置一鞞扇之得鐵日可四次

妙在石子產于水門口色間紅白略似桃花大者
如斛小者如拳擣而碎之以投于火則化而為水
石心若燥沙不能下以此救之則其沙始銷成鐵
不然則心病而不銷也如人心火大盛用良劑救
之則脾胃和而飲食進造化之妙如此
鐵冶西去遵化縣可八十里又二十里則邊牆矣
羣山連亘不絕古之松亭關也生鐵之煉凡三時
而成熟鐵由生鐵五六鍊而成鋼鐵由熟鐵九鍊
而成其爐由微而盛由盛而衰最多至九十日則

敗矣。爐有神，則元之爐長，康侯也。康當爐四十日，而無鐵，懼罪，欲自經。二女勸止之，因投爐而死。衆見其飛騰，光燄中若有龍隨而起者，頃之鐵液成。元封其父爲崇寧侯。二女遂稱金火二仙姑。至今祀之。其地原有龍潛于爐下，故鐵不成。二女投下，龍驚而起，焚其尾，時有禿見焉。

鐵一名犁耳，蓋最堅且厚者。晉書稱秦行唐公洛曰：力制奔牛，射洞犁耳。

鐵器

狼山把總徐正得鐵矛於江中，形製古朴，不類近

鐵器

狼山把總徐正得鐵矛於江中形製古朴不類近時物其款識數字漫不知爲何等語也一日置之舟前颶風大作海潮突起鄰舟皆簸揚上下不能駐足立獨此舟晏然如履平地明日置之他舟亦然又明日置之他舟無不然者

李齊物天寶中爲陝州刺史開砥柱通漕路發重石下得古鐵戟若鏃然銘曰平陸上之詔卽以名縣諸葛亮箭袖鎧帽二十五石弩射之不能入與鑄刀三千同

後主禪造一大劔長一丈二尺鎮劔口山往往人見光輝後人求之不獲

雲長采都山鐵爲二刀銘曰萬人後敗惜刀投之水成龍飛去

陝州鐵人

鐵人在陝州門譙樓下衣冠拱立世代莫知所始相傳爲禹治水置之以鎮水患者未知是否或以爲秦金人二人之數按綱目集覽索隱云各重千石坐高二丈號曰翁仲符堅徙入長安今陝州鐵

人不及數尺恐非舊物

石坐高一丈號曰翁仲符堅徙入長安今陝州鐵
人不及數尺恐非舊物

僧取沈牛

鐵牛在朝邑縣東三十里大慶關東岸四西岸三
唐開元十二年鑄此以繫浮梁金元時牛存而梁
廢未幾悉沈于河大定十年真定府禪院僧懷炳
有巧思都水使者薦于朝得旨令取沈牛乃輦石
駕舟自沈于河得牛所在以長繩繫增石轉機已
出其三會有流言乃止初起役有善泅者十人佐
助師每畫十字于十人之掌則入深淵如平地視

聽亦了然十人皆剃度爲弟子

鐵鑊釜

揚州鐵鑊府城北門外鐵鑊六口南門外四口各
高四尺厚四寸五分周圍一丈七尺可容二三十
石不知何代何人所鑄北門外兩鑊皆半沒入土
露土外者光瑩不鏽澁如磨琢然相傳元鎮南王
府故物或又謂出隋宮皆不可考鎮江甘露寺亦
有大鐵鑊俗傳梁武帝鑄以飯僧者蘇文忠有蕭
公古鐵鑊之句又或以爲前代壓鎮之物與揚州

同亦未知是否

公古鐵鑊之句又或以爲前代壓鎮之物與楊州

同亦未知是否

梁築浮山堰成而復潰或言蛟龍能乘風雨破堰其性惡鐵乃運鐵器釜鑊之屬數千萬斤沈之揚州鐵鑊豈卽此類耶

鐵釜在北門外蘇州造船廠今移在太倉海寧寺相傳通番船煮笈綵用者闊六尺三寸高四尺三寸圍二丈厚二寸四分

鐵棺

興化縣南法華廢寺西有鐵棺焉長九尺二寸前

廣後狹相傳宋建炎間薛慶常遣其徒撼之中有
物相觸作鏗然聲以鐵鎚擊百不損鼓鞞鎔之不
液乃止

攢棺奇繪

柴墟儲文懿公正德癸酉以吏部侍郎終於南都
子灝扶柩歸海陵之第丙子塗斃攢于墓舍丁丑
十月啓而葬諸制域發視棺上變生黝墨如鐵
成繪畫文具畫家鱗皴烘染之法前則奇石枯松
旁出一二篠莖葉咸脩左則梅株天矯梢綴數花其

杪右如左而樹差短入無花古雅蕭散非俗工所

旁出一二條莖葉咸脩左則梅株夭矯梢綴數花其

杪右如左而樹差短入一無花古雅蕭散非俗工所能爲後有文隱隱未就吁亦異甚矣哉殆有鬼神爲之其間者家人驚愕走聞州大夫馳駕來視削而究之深入木理於是四境喧詫觀者填溢莫不駭歎以爲神異灑乃拂楮於土模其大都藏於家廟

挈棺

劉太守鈺沔陽人每行必挈雙棺自隨吳江吳尚書山亦如之吳以郭勛事觸聖怒勒歸卒于利

國驛卽用以殮

陸太守獲所遇人疑其有異

畢琳

鳳

海濱以爲師是謂之

而於之將入不

言之其間各

並然於休文

湧幢小品卷之四終

湧幢小品目錄卷之五

湧幢小品目錄卷之五

巡狩

攔駕 二則

巡幸關係

母后奉迎 一則

皇太后父母 二則

王府 六則

冊封

送親王

親王之寃

郡王之寃

楚宗行刑

宗案 三則

宗人入學

郡主侍養

宗人攘奪

二庶人

婁妃

二王孫

兇人六律

叛宗

歷代宗室

葉分教

鄭秀才家

宗禁之家

冊姓

幾歸王

皇太子父

王叔

幾幸關

世宗奉

幾錄

歸

湧幢小品目錄卷之五

湧幢小品卷之五

湧幢小品卷之五

湖上朱國禎輯

巡狩

洪武元年四月甲子
上幸汴梁七月丁未回京
八月壬午再幸十月丁丑回京初則河南已下再
則元都已平自往壯聲勢且覽中原大軸有遷都
之志也儀注雖未可考要之鹵簿軍容氣象自是
不同文皇再幸北京俱皇太子監國五出塞
不辭勞苦憲皇征漢往返僅二十六日出喜峰

口破虜往返僅二十七日止治兵以親王監國而
英皇北行事起倉卒百凡草草從官亦不甚多至于
陷沒非臣子所忍言武皇驅馳不過遊戲肅
皇自藩國入承大統母后之葬大議分合親
幸承天事情自不可已往返五千里僅五十八日
中間駐承天者十二日當時紛紛諫止愛君惜費
一動不如一靜臣子之分自當如此若以大體論
之從中將順未爲不可

闕駕

嘉靖十八年二月聖駕將南狩有軍人孫堂由

嘉靖十八年二月，聖駕將南狩，有軍人孫堂由西闕門入，至午門從御路中橋至奉天門下，登金臺坐之，而守門官吏莫有知者。及天明，堂從上呼叫，方覺捕之。堂言沿途搭蓋蓆殿，累死軍民大半，因此我來攔駕。事聞下錦衣衛嚴刑根究，謂堂實病狂，當以擅入御座者律絞。及諸門役防範不密之罪，報可。而上終不爲動。蓋內斷已久矣。

襄府典吏王文同民人栗鑾，詭列名銜爲奏事語。

多觸犯傳流道路冀得聞上停止而李文魁真宣等復用黃帖抄謄傳播東廠旗校緝獲以聞時乘輿已發有旨逮訊文魁等以妖言惑眾律及二十餘人各坐罪有差

巡幸關係

方南巡時沿途有司以供具不辦獲罪若副使潘鑑知府劉汝松同知李朝陽與州縣等官逮行在詔獄拷訊爲民甚衆及將回鑾諭行在兵部掌都察院事王廷相令委所在三司知府等官分理夫

馬糧草并以躑躅避官員責其叅治及入河南境抵

察院事王廷相令委所在三司知府等官分理夫
馬糧草并以躑躅避官員責其叅治及入河南境抵
裕州供具復不給於是河南叅政張思聰副使胡
廷祿陳逅南陽知府王維垣俱逮詔獄爲民嚴
旨責廷相悉糾諸怠弛者因移咨各撫按官指實開
具及是廷相彙列奏聞自順天府尹邵錫密雲副
使高金天津副使張承祚而下七十二員得旨
各官違誤推避悖慢爲甚在京令法司在外令撫
按逮治從重擬罪其平日貪墨及假公科歛者仍
各追贓完日治罪如例已法司擬上罪狀詔錫降

二級調外任金承祚等悉黜爲民而前此衛輝行宮火該府官止留一人護印餘俱械繫都護軍門縛押前行示衆守巡并布按二司掌印者俱逮鎮撫司拷訊於是衛輝知府王耿汲縣署印知縣侯郡縛行 駕前至承天杖之發邊方爲民又逮督理侍郎張衍慶及河南巡撫易瓚巡按湯震左布政姚文清按察使龐洽叅政樂護僉事王格俱下鎮撫司悉黜爲民其趙州臨洛鎮二處 駕發時行殿俱災有司官皆治罪從行人馬死者甚衆至

葉縣知縣李浦以持牌候各官境上奪職丁憂學

行殿俱災有司官皆治罪從行人馬死者甚衆至
葉縣知縣李浦以持牌候各官境上奪職丁憂學
士廖道南獻賦以緋衣朝見上怒其居喪從吉
奪官則又其自取不必言萬乘一動干係極大
遐想景象以神聖孝思尚且如此況無事盤遊
哉末年上病復諭南狩取藥中外洵懼徐文貞
力諫得止

母后奉迎

世宗卽位之四日迎母妃於安陸用船四千艘人夫
四丁萬江行考遞水手數千人其第一人爲御舟

一 柁工卽泝流湍急舟穩如山余渡江其子在江干
擺渡能言之問其父姓名曰王金生時母夢仙妃
渡水踏一魚烏金色落其家人以爲瑞云後尊爲
章聖皇太后患目淚用海松子有驗命守臣於暹羅
頻海諸處採進

皇祖母孝惠皇太后邵氏知書有容色杭州兵家女
也年十四聘者七人皆死一指揮聘之已上馬迎
矣墜而死其父充漕卒攜至京師成化中選入掖
庭居別院未得進嘗賦詩曰宮漏沈沈滴絳河繡

鞋無奈怯春羅曾將舊恨題紅葉惹得新愁上翠

庭居別院未得進嘗賦詩曰宮漏沈沈滴絳河繡
鞋無奈怯春羅曾將舊恨題紅葉惹得新愁上翠
蛾雨過玉階秋氣冷風搖金鎖夜聲多幾年不見
君王面咫尺蓬萊奈若何詩成微吟憲宗步月
過院聞而異之遂召幸焉生與王是爲睿宗獻
皇帝配蔣妃實生世宗肅皇帝世皇既正大
統時以貴妃在宮中尊爲壽安皇太后元年十
一月崩上謚孝惠其弟喜封伯欽賜爲其父造墳
杭州極壯麗費可十餘萬所稱邵王墳者是也今
子孫貧貨石築十錦塘已蕩然矣邵后又生谷

王

皇太后父母

自來皇太后之父母罕有存者神皇卽位尊

皇后爲仁聖皇太后皇賢妃爲慈聖皇太后兩宮

竝重其父母皆存真太平盛事仁聖父陳景行

封固安伯以壬午年卒年七十贈太子太保謚榮

靖祭十六壇賜賻二千兩妻張氏禮部尚書張文

質女癸未年卒賜祭葬同慈聖父李偉封武清

伯巳進侯癸未年卒年七十四贈安國公謚恭簡

祭二十壇先賜營壙銀三萬兩妻王氏時入宮

伯已進侯癸未年卒年七十四贈安國公謚恭簡

祭二十壇先賜營壙銀三萬兩妻王氏時入宮

聖母以家人禮上食王避匿曰太后至尊奈何以老

婦褻朝廷禮賞賜不可勝紀丁亥卒祭如前賻五

千兩固安三子昌言錦衣指揮僉事嘉言名言錦

衣千戶武清亦三子文全襲伯文貴左都督文進

御馬監太監蓋自宮從 慈聖入內者未知宮中

何以相處兩宮並存則嫡母加二字為別所重自

有在今已並加而其父母恩禮殊絕如此則又起

於慈懿之分別也 慈懿皇太后錢氏 英宗皇帝正后也

慈懿雖加二字爲重然特虛名耳於外家無所推恩
最初正位中宮父貴原金吾右衛指揮使加都督
同知卒後不聞贈謚長子欽僅嗣錦衣指揮使次
子鍾正統十四年從北狩俱死於難旣而鍾遺腹
生雄遂以後欽世其官天順元年陞都指揮使成
化初晉後軍都督僉事尋轉同知卒年三十賜寶
楮萬緡論祭營葬初英宗重念皇后族胤嗣單
弱每欲胙雄茅土慈懿輒辭謝故終身不及封
拜雄卒後憲宗念累朝外戚俱有封爵乃封雄

子承宗爲安昌伯而周太后家封二伯尋晉侯

拜雄卒後 憲宗念累朝外戚俱有封爵乃封雄

子承宗為安昌伯而 周太后家封二伯尋晉侯

恩禮隆厚百倍于錢及 慈懿崩阨於 周太后

幾不得祔賴 憲宗明聖大臣力爭得祔蓋嫡母

雖尊比易代決不敢敵生母觀 慈懿之云則

仁聖得此已極崇重而陳氏亦云厚幸矣

王府

國初親王府基秦用陝西臺治晉用太原新城燕用
元舊內楚用武昌靈應寺齊用青州益都縣治潭
用潭州玄妙觀靖江在獨秀峰前以後續封者自

宜詳載而史不必盡書要之必取郡地之最廣與
風氣最適中者用之

國親王府制王城高二丈九尺女牆五尺五寸城河
闊十五丈深三丈正殿基高六尺五寸月臺五尺
九寸各有定數而殿之尺寸不著秦府殿高至九
丈九尺韓府止五丈五尺大相懸絕豈秦晉燕周
四府乃高皇后親生故優之諸子不得與並耶
余見吉府榮府城高僅二丈餘城外並無河想卽
以本府長沙常德之城池爲據而內城特作子城

其餘可類推矣

以本府長沙常德之城池爲據而內城特作子城
其餘可類推矣

親王之國鄭淮荆襄梁五府皆 仁宗子 宣宗

弟用船不過二三百艘德秀吉崇徽五府皆

英宗子 憲宗弟用船亦不過七百餘艘除王府及

各官應付車輛人夫其軍校人等船令自備在途

亦自拽送不起人夫至吉王始奏乞護送人夫然

每船不過五名輿岐二王之國分外陳乞至用船

九百餘沿途起夫至數萬其後復加樽節止用船

七百行李車輛自承奉長史而下各有等差吏典

軍校四人共車一輛所過州縣驛遞止供柴薪不
支廩給弘治十一年壽涇二府官校恣橫至毆辱
憲臣逼取財物地方騷動事聞承奉長史俱坐罪
正德初榮王將之國所司請申明舊例行所在官
司曉諭約束拽船人夫親王并妃船每船上水八
十名下水五十名其餘裝載物件每船上水二十
五名下水十五名本府官員船上下水俱十五名
軍校船上下水俱五名

景王之國隨行官二十七員校尉六百名軍一千

名背負什物軍一百名馬一百匹其驛遞舊制雙

景王之國隨行官二十七員校尉六百名軍一千
名背負什物軍一百名馬一百匹其驛迺舊制雙
馬單馬起船符三道今照宣德年例只與單馬起
船符驗

福王之國用船一千一百七十三隻比潞王多二
百四十八隻隨行軍一千一百名

沿途以少司馬一人總之潞王則蕭岳峯大亨福
王則魏惺吾養蒙所隨旗校內使皆擇中下者以
行卽承奉稍黠亦不能肆而其餘兵衛獨懼兵部
所至不過依常夫馬廩給一夕而行原不爲害乃

好事者議於經過去處蠲恤不知惟車駕所過有之藩王何為者雖寢不行而其識見亦可槩見矣

冊封

封王一差親王以勲臣為正使其餘用京堂科臣部屬中行等官翰林文學侍從例不差遣自弘治七年十月始差侍讀江瀾次年侍講劉忠又次年停遣十年侍講張芮十八年編修陳霽劉瑾亂政革六科不用瑾誅仍舊正德六年檢討穆孔暉七年編修陸深八年編修崔銑自後增為二人以後

革六科不用瑾誅仍舊正德六年檢討穆孔暉七年編修陸深八年編修崔銑自後增爲二人以後紛紛四出不可紀矣

送親王

天順四年再迎襄憲王至京恩禮有加比返國

上親送至蘆溝橋車駕後王王辭曰以臣先君大亂之道也上曰王德厚望尊今日非以君送臣乃以姪送叔何亂之有王不獲已命昇人倒其肩輿示不敢背焉

親王之寃

遼王國於荊州府嘉靖中庶人憲熾聰明絕世行多縱佚當之以叛劾疏中有觀兵八里山之說傅致其獄過也被執月餘飲酒賦詩了不爲意行之日表辭毛太妃血淚淋漓全表皆濕表旣上如故也惟語袁太守曰公知吾好文墨多致文房四寶去見者無不哀之

郡王之寃

正德九年東平人西鳳竹造吏部主事梁穀爲言鄉人表質趙岩等糾衆數千將爲逆梁爲本州著姓蓋宋梁灝梁固之後也穀居鄉兇戾行多不檢

鄉人表質趙岩等糾衆數千將爲逆梁爲本州著
姓蓋宋梁灝梁固之後也穀居鄉兇戾行多不檢
倚惡少爲助旣貴此輩常往來其門頗馱苦之又
與千戶高乾等有怨聞鳳竹言輒意動乃遣人訪
於屈昂昂亦亾賴報書愈誑誕又有劉昇者穀素
與往來詢以故昇嘗爲千戶王瓚所辱誣瓚亦預
謀穀因并以乾及惡少姓名皆稱爲從逆者告變
於尚書楊一清遂聞於上召兵部議尚書陸完
請亟諭山東鎮巡官密捕窮治黨與仍令總兵官
劉暉以遼東軍千五百人駐濟寧伺變進兵會魯

王入長史馬魁譖奏其子歸善王當沔妄言欲反
穀復謂當沔與質連謀遣太監濫祥大理寺少卿
王純錦衣指揮韓端往執當沔復議用兵命總兵
卻永以所部邊軍及河間達官舍餘千五百人駐
德州副總兵桂勇將千人駐大名府遊擊將軍賈
鑑大同軍五百人駐徐州仍勅河南都御史陳珂
淮揚都御史張縉分守要害京師洶洶傳言宗室
有大變旬日間所在震動及祥等馳至合兵圍王
府當沔方飲而臥與質等皆束手就執祥等按問
無反狀蓋質以武斷爲鄉人所怨又善射當沔愛

府當洹方飲而臥與質等皆束手就執祥等按問
無反狀蓋質以武斷爲鄉人所怨又善射當洹愛
之嘗賞以錢布岩以候缺引禮舍人懷贄謁當洹
嘗留飲穀諸所指皆平人也乃械質等至京暉及
永等兵皆罷巡按李翰臣因劾穀報怨邀功且言
當洹之罪成於馬魁乞寘二人於法詔以翰臣爲
謀叛者隱匿逮繫錦衣獄質等旣至法司以告變
由穀請逮穀與質等面證不從已而翰臣獄辭復
連及穀乃令置對法司擬翰臣穀俱贖杖還職穀
仍俟質等獄成議請得旨穀免贖還職翰臣降一

級調廣德州判官於是御史程啓充周宣等極論
穀挾私罔上鼓煽流言啓小人生事喜功之心致
大臣輕信寡謀之失雖死不足盡法顧可縱之令
復職乎且與翰臣不宜異罰皆不報穀初以薦得
吏部及因一清上變權貴入其言欲徼封拜如平
寘鑄故事其於宗藩民命固有所不恤矣或云魯
王之奏當沔雖由馬魁媒孽之實爲在內力者所
迫懼禍及不得已而發云十一月當沔降庶人發
鳳陽祖陵當沔健悍流賊攻兗州時嘗借護衛
盛甲弓弩率家衆登城射却之魯王以聞降勅褒

鳳陽太祖陵當沔徼悍流賊攻兗州時嘗借護衛
盛甲弓弩率家衆登城射却之魯王以聞降勅褒
諭由是喜弄兵聞表質善射召與角勝因賞之時
縱酒多過失與馬魁有隙嘗欲納校尉李智爲家
人屬魁啓王魁不應密嗾王重繩智謫爲樂工當
沔不能平欲縛魁辱之魁避匿畏王責之乃乘醉
妄言欲反會穀告質等謀逆魁遂譖之王且曰不
先發禍且及王王懼遂奏之旣被執當沔曰我何
罪而繫我索其兵器乃前所借弓弩也魁恐事敗
諷所厚陳環及陷術士李秀使誣證之復以書及

賄抵鎮守太監畢真使逮二人詰問已而二人者以實對書賄亦爲真所發於是法司會勲戚府部大臣以質等及魁赴諸王館與當沔驗問皆知當沔無反狀無敢爲白者竟以違祖訓成獄軍校坐撥置謫戍者五人質及家屬戍肅州西鳳竹屈昂徙口外魁以誣妄坐斬諸連逮庾死者甚衆王瓚亦死於途山東鎮巡及三司掌印官以失覺察奪俸有差穀首爲難端竟以一清庇獨得免當沔之鳳陽有旨令中官護送猶未知所坐中官給曰

謁祖陵耳比至問曰此何地曰高牆乃大慟曰

之鳳陽有旨令中官護送猶未知所坐中官給曰
謁祖陵耳比至問曰此何地曰高牆乃大慟曰
冤乎卽日以首觸牆而死聞者傷之

楚宗行刑

國朝宗室雖謀反大逆亦止賜自盡焚其尸惟楚世
子英耀弑父充灼勾虜斬首焚尸二百年再見楚
藩之變躡殺巡撫儼死不必言乃斬者三人又不
告太廟告顯陵行刑夫死者與衆棄未聞棄
之伊家墟墓間使其祖宗魂魄式而見之也且楚
藩乃太祖七世孫非獻皇之後於義何居吁

蓋難言之矣

宗案

楚宗事業有定案非臣子所敢言要其實不可得而掩也今且勿論偶閱成化年間韓府晉府二案錄於後

追降韓府漢陰王徵鋌爲庶人王母平氏妃周氏及冒封郡王縣主者皆賜死妃父周恂磔於市妻妾子皆斬籍其家先是王有疾恂入問王曰王病疾當不可諱無後奈何何不取家人子名之以奉

王後王以爲然令二宮人假若有娠者韓王及諸

疾當不可諱無後奈何何不取家人子名之以奉
王後王以爲然令二宮人假若有娠者韓王及諸
王來問疾俱以託焉王薨恠與王母及妃謀取其
妻之女及他人男前後令妾與子抱納宮中旣長
請於朝俱受封而恠之姻家以私忿發其事下鎮
守內官暨撫按會三司按之得其本末恠罪當斬
餘坐罪有差刑部尙書林聰等具獄奏上曰恠
陰謀主使王母平氏妃周氏同其妻妾子乞養異
姓男女冒封紊亂宗支罪惡深重恠凌遲處死財
產沒官妻妾子俱斬知其事者內使劉通等五人

各杖一百充邊軍男女及平氏周氏俱賜自盡徵
鋌追降爲庶人餘悉准擬其令太監李榮駙馬周
景錦衣衛指揮趙璟往蒞其事仍命自後各王府
將軍等處不許閑雜人出入構引爲非違者及內
官外官皆重罪不宥錄獄詞寫書各王府知之乃
致書各王曰朕爲徵鋌乃韓憲王曾孫憲王實

太祖高皇帝子 高皇帝奄有天下封建諸王藩屏

國家爲千萬世不拔之基豈意徵鋌祇因乏嗣顧
戀房闈私愛輕信外人邪謀致使其母暨妃下抱

汚池之流上溷天潢之派其得罪於 祖宗豈小

戀房闈私愛輕信外人邪謀致使其母暨妃下抱
污池之流上溷天潢之派其得罪於 祖宗豈小
小哉身雖淪亡咎難容貸已革其封爵削其謚號
追廢爲庶人用彰朝廷大法用慰 祖宗靈明以
爲將來警戒嗚呼莒人滅鄆春秋所誅而徵鉞忍
心害理一至於此 祖宗以來所未有也常人聞
知莫不憤怒況於朕乎況於宗世乎尚恐各宗室
親王未知其詳特命所司抄錄情詞并書徧報親
藩尚其亮之

晉府方山王鍾鋌有罪革爵并削故鎮國將軍鍾

鑣封號初鍾鑣無嗣夫人張氏與其父瑁及母孫氏謀收弟婦之有娠者入府生子以爲己子鍾鑣亦與其謀方山王爲扶同奏請賜名奇濼已而得封至是爲人發其事且及王近狎樂婦杖死無辜暨納賕等罪命太監尚亨及刑部郎中張錦等會官覈實下都察院具獄以聞命革鍾鑣爵鍾鑣已故削其封號瑁及孫氏皆斬張氏奇濼賜自盡餘皆坐罪如律仍下勅切責鍾鑣曰高皇帝封建藩屏政欲子孫相承永享富貴奈何爾身居王位貪淫酷暴又甘與異姓爲骨肉得罪祖宗貽羞

藩屏政欲子孫相承永享富貴奈何爾身居王位
貪淫酷暴又甘與異姓爲骨肉得罪 祖宗貽羞

宗室廷議僉謂紊亂宗支難以輕宥茲特革爾王
爵祿米爾其怨天乎尤人乎噫尚其悔悟之仍錄
其事遣書徧示諸王

今民家往往有此事大都起於妻妾亦有其夫知
之者然後多構訟破家所抱之子多不肖又必絕
而後止蓋其家祖宗決不受決不容也嗟嗟以秦
始皇之強二世而亾況其它乎

宗人入學

近日宗室甚多，祿米日減，自將軍而下，有文學者，得應試為秀才，一時趨者頗眾。士子為詩嘲曰：願將紗帽換儒巾，解帶絲綃穩稱身。老爺博得相公叫，娘娘重結秀才親。一王子口占報云：紗帽儒巾氣類同，繫綃脫帶掛玲瓏。娘娘原抱老爺睡，喜得天潢有相公。聞者皆絕倒。

郡主侍養

國朝故事，郡主儀賓終身不得回籍。南城郡主淮莊王之女，崇德呂相為鄱陽簿，有聲子。熈有才貌，王愛而字之。既婚，受封，不得歸。比相歿，妻凌尚存。主

王之女崇德呂相爲鄱陽簿有聲子熒有才貌王
愛而字之旣婚受封不得歸比相歿妻凌尚存主
辭祿乞恩同歸事 聞報可極盡孝敬至今人能
言之賢矣賢矣

宗人攘奪

武昌衛軍餘劉貴初倚楚府聲勢騙財害人致富
及楚王薨懼怨家來索延其母姨夫永安王府中
尉顯据于家守之楚府宗室崇陽王顯休中尉英
燾永安王長子英燦奉國將軍榮縉及餘將軍中
尉英州英煥英煙等俱利貴所有糾惡少數十輩

排戶而入顯棍不能禦顯休等遂競攫其金帛時
攝國事通城王適過其門貴大呼白狀遣卒詰捕
英煖顯休等反羣擊通城王從者多被傷走毀通
城王冠輿王訟之巡按御史事未竟而顯休用事
者孫加等復以詐財害人爲通城王收置府獄中
顯休榮縉復劫獄吏奪出之巡按具上其事上
以顯休恣肆違法奪祿一年榮縉英煖英燭英州
各半年英炆等俱行通城王嚴行戒飭

二庶人

漢寧一庶人反其黨皆勸疾趨金陵卽位天下自

漢寧二庶人反其黨皆勸疾趨金陵卽位天下自定蓋狃於文皇之事也後之譚者皆以此爲慮雖然金陵亦何易趨文皇力戰數年習知諸將易與及金陵虛實又有導者決策直進二庶人莽甚初起事家當重顧瞻多端如何便能出門必如太祖以一旅前進擣虛自立基本方可團空而成況當時守備甚弱非今比也或曰今雖有府部內外守備七十箇倭子橫行不能禦若親王一臨自可得志不知用兵專重聲勢所謂人怕虎虎亦怕人

寧獨怕人黔驢亦不敢犯李綱云某等雖書生然藉其位號以撫將士此真知兵者

婁妃

太寧庶人妃婁氏上饒人素賢庶人有禽獸行其父康王屢欲殺之以婁能內助冀其改悔乃止既嗣漸驕蹇淫虐婁苦諫至涕泣庶人爲感動旣而狂縱如初縱伶人入內庭與諸姬亂獨畏避婁不敢犯以非禮庶人之殺孫恣許達也婁曰奈何作此如異日何怒曰妃居深宮何自知之密捕時在旁

內侍十餘人皆斬之緘送其首於婁婁發之大驚

如異日何怒曰妃居深宮何自知之密捕時在旁
內侍十餘人皆斬之緘送其首於婁婁發之火驚
自後亦不敢復言及兵敗濠泣與訣婁曰不用吾
言以至此尚何道投水死庶人既就執見主湯明
以葬婁爲囑居圜圜中每飯必別具饌祀之言及
輒歎曰負此賢妃

武宗二王孫

寘鐸之敗也以其孫龔材託僧大千者與俱亾卽
以家人子冒名龔材時年十七削髮走河南永寧
之千山剏庵居焉更名正奉未幾大千死龔材爲

主僧所凌復走故縣鎮寓三官廟久之糞材憤懣
不勝遂自詣官言狀乃送之慶府王厚遇之與鎮
巡官皆以狀聞尋致京師寘鑪府中舊人在浣衣
局者已不能辨識法司會多官審訊糞材抗言曰
我高皇帝七代孫也不辱於齊民自歸君上於
是上念糞材雖不宥之例既束身歸命姑從輕
送鳳陽高牆安置

宸濠世子外不請名蓋有異志它日欲自賜名立
嗣立國也故宮中止以行叙曰某哥某哥云既敗

其第三子尚幼投于水得浮木攀之爲漁家所收

嗣立國也故宮中止以行叙曰某哥某哥云既敗

其第三子尚幼投于水得浮木攀之為漁家所收

尋流落民間名曰朱學嘉靖十五年自言于霍丘

縣送至京師照奪材例發高牆

兇人一律

二兇南宋劭濬之惡今古未有既被擒劭曰可得為勸

遠徙否濬曰未審猶能得一職自効不宸濠被擒

見王陽明呼曰王先生我欲盡削護衛請降為庶

人可乎大約兇人志圖富貴既敗猶望求生千古

一律

宸濠之反以李士實爲太師配李韓公也以劉養正爲軍師配劉青田也與古之自比鄼侯諸葛者酷似

袁宏叛宗

宗人充灼代府和川府奉國將軍性淫縱日與里中諸惡少酣飲呼盧專爲大言以相炫耀惡少群而諛之曰安有雄傑如三將軍而貧者耶灼行三故稱時奉國將軍俊桐俊槩俊窠俊櫟中尉俊振充燉充燉亦醕酒灼皆與之善有大雷公二雷公

大六十小六十八肥頭道大稀毛諸號每羣飲於

充燉充燉亦醜酒灼皆與之善有大雷公二雷公
大六十小六十八肥頭道大稀毛諸號每羣飲於
市使酒刃人不給則劫掠民間當道以其宗人也
啓 代王戒治之不悛以此亦望 代王二十三
年知府劉永以憂歸灼輩禦之於門劫其裝撫按
以聞 詔奪祿由是益橫曰丈夫舉大事則富貴
由已而以掠數錢爲罪耶羣惡相和時有羅廷璽
者與汾州民王廷榮相友善素以左道惑人而癸
巳之變諸叛兵所遣入虜曰衛奉者尚漏未誅或
告灼曰羅廷璽有神術移天折地衛奉知虜中要

領有急可使於是灼使人召廷璽衛奉皆至與俊
桐等軟血盟羅廷璽見灼僞大驚伏謁稱臣喧于
衆曰吾夜伺其息晨望其光貴不可言乃復糾二
狂生造飛語危言刻天師將軍通侯印相署置議
遣奉使虜曰分兵三道一入陽和天城一入左右
衛令酋長至鎮城下而已開門應之徐以兵下平
陽自立爲帝旣又曰必燭諸處芻塲使兵馬不易
集我舉事可萬全遂遣衛奉齎金帛使虜里中諸
惡少因以火箭燔芻塲於是渾源山陰右衛平虜
諸芻塲同日火先是總督翁萬達以大同素反側

惡少因以火箭燔芻場於是渾源山陰右衛平虜
諸芻場同日火先是總督翁萬逢以大同素反側
時時駐節安集之一日暮抵應州有書生叩馬曰
願有謁及問曰大同宗人可慮也問其詳不對督
府揚言曰生狂妄語耳既而至鎮城私與巡撫詹
榮定計榮曰此地易搖今反側子甫貼席一有所
問則呶喧矣惟靜定以計擒之督府曰吾意也夫
鎮兵邇感 國恩吾輩又日教閱撫循之可用也
卽宗人有草澤謀易與耳但當慮其走北于是召
總兵周尚文喻之曰君知虜謀入吾境乎曰知然

則豈無我不逞者入虜乎天象人事殊可畏也今君不以私人密布之境上而但求捕於案牘叱咤之間悞矣乃懸賞曰得虜牒或私出塞者賞百金不三日而詰邊之令徧矣時衛奉輩自虜中返語灼曰已見虜酋察罕兒令製旗往北兵至滅下揭旗爲信灼大喜製旗又令狂生爲表許以大同爲賂且曰吾有天下自居平陽大同以畀北朝不設兵戍也付奉使與其黨劉大濟王儒復往奉曰當道何故詰邊灼曰六芻場同日火彼安得不詰邊

求奸細耶決計遣行而令羅廷璽至汾州約王廷

道何故詰邊灼日六芻場同日火彼安得不詰邊
求奸細耶決計遣行而令羅廷璽至汾州約王廷
榮爲內應使潛爲火器諸不軌物以俟奉等至塞
遇墩軍詰則曰總兵官遣哨瞭者咸不之疑次日
至鎮河墩詰對如前遂出塞抵榆樹灣遇雨出物
暴之而尚文所遣邏徼周現等至鎮河墩詰墩卒
近出塞者曰昨有數人當未還現等私謂曰無遣
人而曰遣豈虜蹀耶羣走追之至榆樹灣奉等尚
未行卽反接之得其旗表諸物于是總督萬達具
論灼等反形已具無可矜疑近時虜患殊異昔時

漢中八品 卷之五 三十四
所以不能大得志者以無內應耳充灼約爲內應
悖逆不臣使其謀獲售禍且滔天將不啻若寘鑄
之于寧夏宸濠之在江西也 詔械繫京師伏誅
仍大申儆備

歷代宗室

管蔡之叛譚者引殷之義士爲比又謂周公假此
題目除其兄此書生狂悖之譚不足論若西漢則
莫甚於七國之變由漢高分封大奢醞釀所致然
實漢高深謀遠慮自奠磐石以定民志也晉之八

王互相魚肉自司馬懿反顧之報唐之永安王任

實漢高深謀遠慮自奠磐石以定民志也晉之八
王互相魚肉自司馬懿反顧之報唐之永安王任
豎不足道宋益靡靡無氣力堪作分外事甚覺安
靜我太祖高皇帝分封諸王權勢隆重卽漢高
遺意葉伯巨鄭士利二傳余有論著錄於後文
皇以來嚴爲之禁略無變通致庶宗饑窘中間有
材力請自效者一切禁止悍而不肖如克灼之類
至於謀叛文弱者僅僅托詞章詩酒自娛自來當
國者略不留意計惟張江陵以時以勢可任此事
亦止申條例一件申文定庚午以宗藩策士錄文

勞畫甚佳余時年已十四五讀而深喜之謂它日當國必見施行此文定謝政年八十余往賀問及因進曰吾師之文至今能頌之然首揆十餘年未見議及何耶文定失笑曰子可謂直窮到底者當日既做閣老忙忙過日那復想及提及此是真心話更見文定踏實處若他人必有許多支吾言語且慍且怒矣

葉分教

公名伯巨字居升寧海人好讀書年二十餘有名於鄉黨入縣學善說禮凡朋友有昏喪必禮相之

公名伯巨字居升寧海人好讀書年二十餘有名
於鄉黨入縣學善說禮凡朋友有昏喪必禮相之
爲人耿介不能藏人短見人不善立折之不顧其
喜怒人知其無它終亦不恨也以年長通經術進
太學未久 詔諸生分教河北子弟伯巨得平遙
縣待諸生如子諸生亦愛之如父兄洪武九年星
變下詔求言伯巨曰今天下有三事最切其二事
易見而爲患小其一事難見而爲患大此三者積
於吾心久矣縱不求吾猶將言之況有 明詔乎
卽爲書言三事曰分封太侈也求治太急也用刑

太煩也。今四方平矣，民庶思治矣，而不務以寬厚御之，視誅殺人如滅螻蟻，使民不獲安息，欲以圖治難矣。夫圖治於陵剝之餘，猶理絲於棼亂之後，緩之則端緒可得，欲速則膠結而不可窮。今病民之不安，奸邪不止，朝夕異令，賞罰不準，君勞於上，臣困於下，治烏可致乎？此二者，人皆知其不可然，非敗之根也。所謂分封太侈者，天子畿內地止千里，而燕秦晉楚踰千里之國，以封年少未達事之王，優之以制，假之以兵，無事則易驕，佚有事則易為僭亂。漢晉之轍，可為明鑒。此人所未知，而臣所

王優之以制假之以兵無事則易驕佚有事則易
爲僭亂漢晉之轍可爲明鑒此人所未知而臣所
謂爲患難見者也其語皆切直 上大怒曰小子
乃敢間吾骨肉我見之且心憤況使吾兒見見之耶
速取來吾將手射之而啖其肉伯巨至丞相乘
上喜乃敢奏詔繫刑曹久之庾死獄中

鄭秀才

公名士利字好義寧海人父邦彥字國昌好學彊
記能文章四子士元士亨士利士貞士元字好仁
剛直有才學洪武四年同知懷慶府時方役民運

鹽給軍獨革之令軍自運有挾重臣勢來撓者卒
不爲動人至今便之陞湖廣僉事盡出軍中所掠
婦女歸其家洪武九年天下考校錢穀策書空印
事起凡主印吏及署字有名者皆逮繫御史獄獄
凡數百人士元以事忤御史臺嗾吏以此陷之繫
獄 天子方怒甚以爲欺罔行省三十餘輩守令
署印者皆欲置之死佐貳以下榜一百免死爲軍
遠方丞相大夫皆知空印者無它罪可恕莫敢諫
士利方以諸生告於師侍其兄獨歎曰 上不知

以爲空印大罪誠得人言之

上聖明寧有不悟

士利方以諸生告於師侍其兄獨歎曰上不知
以爲空印大罪誠得人言之上聖明寧有不悟
懷欲言之適星變求言士利曰可矣旣而讀詔
假公言私者治罪久之士利曰吾所欲言者爲

天子殺無罪爲可痛耳吾兄非主印者固當出需而吾
兄杖出乃言言吾死不恨其兄免死出土利乃爲
書數千言言數事而於空印最詳其意以爲誠欲
深罪空印者恐奸吏得挾空印紙爲文移以虐民
耳臣以爲文移必完印乃可今考校策書合兩縫
印非一印一紙之比縫得之亦不足用況不可得

乎且錢穀之數府必合於省省必合於戶部其數
誠不可懸斷預決必至戶部而後定省府遠者去
部六七千里近者三四千里待策書既成而後用
印則往來之難非期年不可至故必先用印而後
書此權宜之務所從來遠矣何足深罪且 國家
諸法必明之天下而後罪犯法者以其不可而故
犯之也自立國以至於今未嘗有空印之律有司
丞相不知其罪今一旦捕而誅之則何以使受誅
者甘心而無詞乎 朝廷求賢士而置之庶位得

之甚難位至於郡守者皆數十年所成就通達廉

者甘心而無詞乎

朝廷求賢士而置之廢位得

之甚難位至於郡守者皆數十年所成就通達廉
明之士非如草菅然可刈而復生也 陛下奈何
以不足罪之罪而壞足用之才乎臣竊爲 陛下
痛惜之其書旣成欲上者數矣而未決每歸逆旅
則閉門俯首而泣泣數下其兄子侍行者疑而問
之曰何所苦乎士利曰吾自有所苦耳若何庸知
已喟然曰我以觸 天子怒必受禍然殺我活餘
人我更何恨遂持書詣丞相府士利短小容貌如
常人見丞相禮頗倨丞相問何事士利曰吾將爲

天子言之丞相何問也丞相因御史大夫入奏上
覽書大怒詔丞相御史大夫雜問誰教若爲必有
主謀者士利笑曰顧其書可用與否如何耳且吾
業旣爲國家言事自分受禍人誰爲我謀乎辭
卒不屈然猶輸作終身而竟殺空印者

朱史氏曰高皇開創用法一主於嚴胡大海方
治兵處州其子犯酒禁手刃之曰寧湖大海反吾
號令不可違也蓋截斷如此而謂嘗之者有可幸
觸之者有可全乎糧稅空印雖行之已久然高

皇深惡舊習事無小大必經斷方與施行今未嘗

蠲之者有可全乎糧稅空印雖行之已久然高

皇深惡舊習事無小大必經斷方與施行今未嘗
奉旨一發勢在必誅於是每歲用御史查劄其法
至精至密而空印事亦迄今永革當日上下相沿
之習非此一怒必不能撤而去也至分封之疏利
害明白誠爲正論然高皇起徒步成混一精兵
良將滿天下偃之則不可付之它人之手必且爲
變故分隸諸王使之習兵盡其才以暗讐奸人窺
伺之志卽如文皇天表雄奇才幹超絕決非人
臣之相一恒人知之以高皇神聖父子間周旋

且四十年豈不了了而付天下於偏頂文弱之太
孫何居特以倫序爲重氣運尚艱不得不盡人事
之正以候天道之微故置 文皇於元之故都隱
然與南並峙而 祖訓中明開訓兵待命剪除奸
臣之語宛然 文皇遺囑上叅氣數下度人事而
中又卜之子孫遲回審固其慮長而其心則已苦
矣乃居升之言旣不足仰窺 聖意齊黃之議削
又身在建文駁運中無可奈何卒之北平兵起一
番掃除天河地軸皆爲翻動而藩王之權以次漸

削承平以至於今日似皆入

高皇計算中意

番掃除天河地軸皆爲翻動而藩王之權以次漸
削承平以至於今日似皆入 高皇計算中意

聖心淵微上與天通有不可明言而獨自逆睹豫有
以待者夫漢高濶略年不甚永晚征黥布傷且困
矣料身後事尚灼灼不爽而況 高皇度越千古
爲社稷蒼生計反奢於制而兆之釁乎總前後論
之其初太寬勢也中乃稍密亦勢也今則錮之一
區之中絕之四民之外國賦傾廩矣而庶宗不得
宿飽玉牒充棟矣而宗子誰是維城 祖制然乎
哉 祖制然乎哉

宗禁

親王不許出城 祖制原無此禁惟 國初事體
隆重凡出入必奏請并迎送先後亦 太祖自定
後仍之凡遷居省墓必奉 旨方行當事者不察
本末因之推及郡王將軍中尉以及庶宗而條例
中又有無故出城之語牢守不動此是何說今其
禁已開有登賢書者亦其勢不得不開也

湧幢小品卷之五 終

湧幢小品目錄卷之六

湧幢小品卷之五 終

湧幢小品目錄卷之六

祖陵

朱巷

陵像

陵戶

九陵

陵祭

壽陵

把滑

少昊陵

堯陵

古陵廟

拜陵

伐墓栢

舅家移塋

土窰

彭祖舉柩

海幢小品
目錄

古墓 九則

譙周墓

駱賓王塚祀 二則

墓記銘 三則

大保墓石

掩墓

壙對

耻志文

築墓除妖

祭墓

墓旁神鼎

墓盜

冥婚

壽槨

墓之吉凶 二則

不會葬

方相

羨道刊誌

誌墓無愧

溢美

方相

美道刊誌

誌墓無愧

溢美

大范志銘

樓啟墓志

墩 三則

橋 八則

建橋改隄

大隄

隄利

別院

燕館

燕館

大英志

燕館

燕館

大英

燕館

燕館

燕館

湧幢小品卷之六

燕館

燕館

湧撞小品卷之六

湖上朱國禎輯

祖陵

洪武初年間迷失

祖陵未知先陵厝所遣官於

泗洲城西相河壩歲時望祭十七年有朱貴者先

充龍驤衛小旗泗州盱眙縣招賢鄉人年少回家

祭祖賚捧 祖陵家圖親赴 高皇御前畫圖貼

說識認宗室相同因願守 祖宗根本 高皇大

喜除授署令後改爲奉祀賜貴田宅鈔幣等物令

世襲主奉祭祀其陵廟尚用黑瓦至宣德中年始

易以黃宗室世世同因諫守 厥宗姓本 高皇大

祭而朱巷 歷刻宗祠縣志 高皇時前高國朝

高皇系出句容歷世墓皆在朱家巷既遷江北四家

熙祖葬泗州為四祖陵仁祖葬鍾離為宋皇陵

上都金陵之癸卯追封立石句容上自為文題曰

朱氏世德之碑實宋龍鳳九年事既即大位刻石

于臨濠之陵并祭四代 祖考既得泗州圖帖立

為心祖陵則并祭 德祖 懿祖而句容碑墓俱

停至嘉靖十一年縣人都御史王暉上言其地祖

爲心祖陵則并祭

德祖

懿祖而句容碑墓俱

停至嘉靖十一年縣人都御史王暉上言其地祖
跡明載天潢玉牒聖祖碑文中乞加崇封遂
命南京禮部侍郎崔銑巡撫都御史夏邦謨巡按
御史劉良卿提學御史馮天馭勘上自句容縣西
門出行十一里過二小山地名通德鄉有一土穴
樹根在內原係櫟木四枝屈曲向上枝頭各有五
指鄉人異之呼爲龍爪今枯朽惟有穴西田一段
各衆稱卽朱巷故址量丈尺得地五畝見今民楊
春爲業自巷基西行一百五丈斜坡土脊一段株

木一顆木下一窋故老相傳朱皇帝家墳量丈
尺得地三畝遍生荆棘並無丘壠石碑西北古廟
一所壁畫神像并書句容朱安八字樣石香爐上
刻朱鄉社二十八戶置凡七十六字總是一片荒
坡山上曰旣無實跡且罷

孝陵像

孝陵神道可十餘里循山而下稍稍紆曲石像十八
對皆有臺想孝慈皇后葬時都已製成天壽
山神道長亦如之徑直有上下龍鳳橋各一蓋水

自塞外南注折而東穿過神道局面寬廣完美與

山神道長亦如之徑直有上下龍鳳橋各一蓋水
自塞外南注折而東穿過神道局面寬廣完美真
大地也石像宣德中始製世宗時神道始石砌
諸像并護以石臺蓋文皇雖營壽陵墓
仁孝皇后而其時屢出塞逐虜重以南征軍興勞費
不可言又建兩宮改築三殿其時物力大匱無
暇及此裝飾工程也

陵戶

祖陵灑掃戶二百九十三無禮生皇陵則三千三
百四十二戶禮生二十四親親之殺如此自

孝陵而下各設軍衛則五千五百然猶未及漢立縣之盛也

九陵

天壽山九陵 長陵居中惟 景陵居左 獻陵

裕陵 茂陵 泰陵 康陵皆在右 永陵又在

景陵之左是左二而右五矣 泰陵臨溪水直流

二十里制又卑隘傷哉傷哉當時大臣不得辭其

責 康陵中斷豈盡人事亦若天人之窮乃 昭

陵在 各陵之右 壽陵又在其下未知形勢何

如今曰定陵

陵在平各陵之右壽陵又在其下未知形勢何

如今曰定陵

陵祭

太祖得濠州自往致祭禮用總麻特製麤布白纓衫
經比總加重恐改葬洩靈氣培土加封文皇入
金川門先謁孝陵方卽位凡忌辰上率百官
親祭至騎行不用法駕既遷北京皇太子親
祭宣德中留駙馬顯職祀事長陵復土宣宗
自祭間遣親王或改駙馬以後南改魏公庭臣皆
陪北則兼用勳戚庭臣分陪此辟如人家上墳子

孫那得憇然南京隔遠無如之何天壽山相近
天子歲一親行可也

宣宗奉皇太后謁二陵歸見畊者親下馬問之
親舉耒者三因錄其語示蹇夏諸大臣其文曰庚
戌春暮謁二陵歸道昌平之東郊見道傍耕者
俛而耕不仰以視不輟而休召而問焉曰何若是
之勤哉跽曰勤我職也曰亦有時而逸乎曰農之
於田春則耕夏則耘秋而熟則獲三者皆用勤也
有一弗勤農弗成功而寒餒及之奈何敢怠曰冬

其遂逸乎曰冬然後執力役於縣官亦我之職不

有一弗勤農弗成功而寒餒及之奈何敢怠曰冬
其遂逸乎曰冬然後執力役於縣官亦我之職不
敢怠也曰民有四焉若是終歲之勞也曷不易爾
業爲士爲工爲賈庶幾乎少逸哉曰我祖父皆業
農以及於我我不能易也且我之里無業士與工
者故我不能知然有業賈者矣亦莫或不勤率常
走負販不出二三百里遠或一月近十日而返其
獲利厚者十二三薄者十一亦有盡喪其利者則
闔室失意戚戚而憂計其終歲家居之日十不一
二焉我業是農苟無水旱之虞而能勤焉歲入厚

者可以給二歲溫飽薄者一歲可不憂且旦暮不
失父母妻子之聚我是以不願易業也朕聞其言
嘉賜之食既又問曰若平居所覩惟知賈之勤乎
抑尚有他知乎曰我鄙人不能遠知嘗躬力役於
縣竊觀縣之官長二人其一人寅出酉入盡心民
事不少懈惟恐民之失其所也而升遷去久矣蓋
至於今民思慕之弗忘也其一人率晝出坐廳事
日昃而入民休戚不一問竟坐是謫去後嘗一來
民亦視之如塗人此我所目覩其他不能知也朕
聞其言歎息思此小人其言質而有理也蓋周公

民亦視之如塗人此我所目覩其他不能知也朕
聞其言歎息思此小人其言質而有理也蓋周公
所陳無逸之意也厚遣之而遂記其語

國朝謁陵親祭自

英宗正統後五朝不復舉蓋百

二十年矣至

世宗乃克親行

穆宗一行神

宗亦如之又以壽工親往者三

壽陵

嘉靖五年

世宗既奉

章聖皇太后謁

廟禮

成十五年三月議興壽工三月丙子又奉

皇太

后率

皇后謁

陵發京師次玄福宮

上戴龍

威冠絳紗袍躬被橐鞬乘龍馬韎韐護行晡次沙河次日駕發入紅門至行宮召諭大臣曰此處一帶居民鮮少田地荒落七陵在此如何守護對以量移富民上不可再對添設一總兵南

衛京師北衛陵寢允之已謁長陵獻陵

景陵從致仕官駱用卿之言定壽域於十八道嶺易

名曰陽翠庚辰遍謁諸陵壬午至沙河勅諭

昌平官生父老免今年糧稅三分之一二年六十者布帛二匹酒十斤七十以上倍生徒給燈油八十

斤遂幸西山旣夕至玉泉亭祭未由青龍橋奉

布帛二匹酒十斤七十以上倍生徒給燈油八十

斤遂幸西山既夕至玉泉亭祭未由青龍橋奉

皇太后登舟遊西湖至高梁橋入阜城門四月十

九日 上覆詣 七陵告興工往返凡十日

神皇壽宮在大峪山下先擇廷臣中明堪輿者太宗

伯徐學謨舉南尚書陳道基通政叅議梁子琦聽

補僉事胡宥以往子琦擇獻七處皆以山崖不當

上意後命再卜陳胡已去而禮部惡梁躁競不用改

卜大峪梁憤宗伯及閣臣上彈文二三御史和之

卒不勝而止然 世廟曾欲葬 章聖太后於此

而曰大峪空淒不如純山完美其出自太宗聖
明自斷耶抑有術者指之耶 聖壽萬年地必上
吉紛紛者何爲

又壽宮皆種栝子松或曰申文定阿 上意遣其
姻工部卽徐泰時往取考之陽翠嶺興工亦采此
松蒙遣者皇甫百泉亦蘇州人也

把滑

水東日記云 太宗皇帝初營 天壽山命

皇太子偕漢趙二王暨 聖太孫往視之過沙

河凍王請却步輦就行

仁廟素苦足疾中官

皇太子偕漢趙二王暨 聖太孫往視之過沙

河東王請却步輦就行 仁廟素苦足疾中官

翼之猶或時失足漢顧趙曰前人失脚後人把

滑 宣廟卽應聲曰更有後人把滑哩漢回顧

怒目者久之此則雖由一時而後來武定州事

已兆於此矣

永樂五年 皇后崩未卜陵地六年如北京 皇

太子在應天監國次年相黃土山最吉定名天壽

十一年 上巳南還命漢王奉 皇后梓宮渡江

安葬號曰 長陵久之漢王固請還京有異謀十

三年 太宗刺知狀徙王安樂尋北狩數出塞仍
太子監國 太孫從行監北京從出塞者一久之
太孫亦還京至十八年三殿兩宮成決意定都始
召 太子 太孫竝會北京受朝由是觀之六年
定天壽山之後十八年大會之前 仁宗未嘗一
日在順天也沙河把滑之語攷其時 仁宗 太
孫與漢王了不相及

少昊陵

在曲阜縣東北八里陵前有石壇石像有石碑四

高廣各二十餘尺龜趺亦長二十尺其上無字蓋

在曲阜縣東北八里陵前有石壇石像有石碑四
高廣各二十餘尺龜趺亦長二十尺其上無字蓋
宋時所造碑成未鐫金兵至遂寢亦奇踪也史記
少昊葬雲陽顏師古註云雲陽山名在曲阜今陵
在平地無山形陵前又有大石方廣丈許舊爲土
壅嘉靖末水汎始出其文云奉勅修僊源縣景靈
宮太極觀於大中祥符五年三月一日奉安聖祖
遂爲大帝立石聖像蓋宋真宗時所建老氏之宮
也

堯陵

在曹州東北五十里舊雷澤城西陵高四丈五尺
廣二十餘丈陵上有廟俗謂之堯王寺是也皇覽
云堯冢在濟陰城陽呂氏春秋云堯葬穀林皇甫
謐云穀林卽城陽也水經註云城陽城西二里有
堯陵陵南一里有堯母慶都陵皆立廟四周有水
潭而不流水澤通泉泉不耗竭大饒魚筍不敢采
捕前列數碑枯柏數株檀檜成林二陵南北列馳
道徑通皆以磚砌之堯陵東城西五十餘步有中
山夫人祠堯妃也石壁階墀仍舊長櫟聯蔭扶蘇

里餘自漢迄晉二千石及丞尉多刊石述序云宋

山夫人祠堯妃也石壁階墀仍舊長櫟聯蔭扶蘇
里餘自漢迄晉二千石及丞尉多刊石述序云宋
神宗熙寧元年七月知濮州韓鐸上狀請勅本州
春秋致祭置守陵戶免其租稅俾奉洒掃詔給守
陵五戶弘治五年曹州學正濮琰又以為言且云
元至正間為水所沒水去又闢為僧寺成化初撤
寺為祀尋廢無以昭祀典下所司知之禮部尚書
耿裕移文欲改正祀典已而不果歐陽修集載濟
陰堯祠碑云帝堯者蓋昔之聖主也又曰聖漢龍
興纂堯之緒祠以上儀至于王莽絕漢之業而壇

場夷替屏懾無位大抵文字磨滅字雖可見而不復成文其後有云李樹連理生于堯塚太守河南張寵到官始初出錢二千敬致禮祠其餘不能讀碑後有年月蓋熹平四年所建又載堯祠祈雨碑

云云五閭谷水代文

古陵廟正平道

帝王陵寢自神農而上不可考其餘皆有異同

黃帝之葬皇覽云在上郡陽周之橋山括地志

云黃帝陵在寧州羅川縣東八十里子午山薊

州志云平谷縣漁子山上有大冢舊傳為軒轅黃

云黃帝陵在寧州羅川縣東八十里子午山 薊

州志云平谷縣漁子山上有大冢舊傳爲軒轅黃

帝陵土有黃帝廟 封禪書有黃帝采首山銅鑄

鼎於荆山下鼎成龍髯之說 魏地形志趙興郡

陽周縣橋山有黃帝冢襄樂郡膚施縣有黃帝祠

少昊陵已見前說而遁甲開山圖云雲陽今長

沙茶陵露水鄉攸縣界是也其地葬處生鐵成墳

顓頊葬頓丘在濮陽城門外廣陽里 崔鴻前

奏錄云顓頊帝葬廣陽下不及泉 九域志云順安

高陽縣有顓頊陵縣故隸瀛而臨河濮陽地相出

入故臨河東九里有顓帝廟 帝嚳亦葬頓丘

皇覽云帝嚳冢在東郡濮陽頓丘城南臺陰野中

山海經云帝嚳葬狄山之陰帝堯葬其陽郭景

純注云聖人久於其位仁化廣及殂亾之後四海

若喪考妣各自起土爲冢祭齎哭泣是以所在有

墓 元和志云頓丘 北三十五里有秋山縣北

三十里有帝嚳墓 世記云嚳葬濮陽頓丘廣陽

里 堯葬見前 帝舜之葬孟子云舜生於諸馮

遷於負夏卒於鳴條 竹書云陟於鳴條 尚書

書陟方乃死 墨子云舜西放乎七戎道死南紀

遷於負夏卒於鳴條

竹書云陟於鳴條

尚書

書陟方乃死

墨子云舜西放乎七戎道死南紀

之市衣衾三領穀木之棺葛以緘之已葬而市人

乘之

呂覽云舜葬紀市不變其肆

路史云諸

馮卽春秋之諸浮冀州地也鳴條在河中府安邑

有舜墓有紀市鳴條陌去紀市才兩舍蒼梧之葬

漢儒所傳非其實也

禮檀弓曰舜葬蒼梧之野

史記云舜踐帝位三十九年南巡狩崩於蒼梧

之野葬於江南九疑是爲零陵

皇覽云舜冢在

零陵營浦縣其山九谿皆相似

王孫謀埤曰象

封有鼻實在蒼梧九疑之間亦嘗僭稱虞帝故始
興有鼻天子墓後世譌爲虞舜所葬故有蒼梧之
說孟子鳴條一言足爲破的

漢唐之陵多在陝西易攷大約多西南向前宋在
河南府後宋在會稽取玄空五行天水納音皆北
向湖有趙王墳蓋沂王濟王之類六朝五代俱在
秣陵 孝陵一建皆統入圍中矣

拜陵

臣下拜陵始于晉王導自以元帝睞同布衣匪惟

君臣而已每一崇進皆就拜不勝哀感由是下詔

臣下拜陵始于晉王導自以元帝睞同布衣匪惟
君臣而已每一崇進皆就拜不勝哀感由是下詔
羣臣遵行

伐墓柏

唐肅宗時韋陟爲吏部尚書宗人伐墓柏坐不教
下遷不知借事去之乎抑唐有此律令也今大族
墓木每被不肖子孫砍伐販賣族中顯貴者不敢
呵止則添設此例未爲不可

舅家移塋

近時重陰陽堪輿家凡圖墓多從舊塋睥睨余淺

不以爲然多避去暇中閱唐李義琰傳改葬其先
使舅家移塋而兆其爲高宗聞怒曰是人不可使
秉政高宗懦主乃能如是想亦心慈有不忍也然
義琰頗清儉鯁切而亦爲此何與

土窰

梁豫之郊多帝王陵及卿相塚塚小者猶延里許
俗善伐塚有敗者剗其門洞而居卽稱窰其穴山
壁棲者亦如之

彭祖舉柩

商彭祖卒於夏六月三日其舉柩日社兒等六十

彭祖舉柩

商彭祖卒於夏六月三日其舉柩日社兒等六十人皆凍死就葬於西山下其六十墓至今猶在號曰社兒墩又墓前有薤林春不種而生秋不收而枯或人妄加耕鋤墓旁則雷雨大作

古墓

延安府甘泉縣西六十里有薄姬塚高丈餘老松古柏蒼鬱相映人不敢犯

越王趙佗墓山在南海南自雞籠岡北至天井連岡接嶺佗葬輜車四出棺壩無定處吳黃武中交

州從事吳瑜訪佗墓莫能得獨得王嬰齊墓珠襦
玉匣玉璽金印三十六銅劍三爛若龍文悉螭王
押金飾後瑜携劔經贛上飛入江水

漢太史司馬遷墓在韓城縣南芝川鎮前有祠見
存司馬遷世家龍門芝川去龍門祇隔黃河

荆軻墓在郟陽縣東數十里臨川伍福題詩曰荒
村古廟祀荆軻立馬斜陽感慨多可惜壯心爲國
許堪嗟七首奈秦何九泉已負燕丹死千載空悲
易水歌落葉滿庭香火冷顏垣寂寞驕煙蘿

四明倪公凍爲南兵郎過景州輿中假寐見萬隊

易水歌落葉滿庭香火冷頽垣寂寞驕煙蘿

四明倪公凍爲南兵郎過景州輿中假寐見萬隊
雲屯前一金甲將軍若相迎狀詢爲誰曰周亞夫
也旣出北門驟雨停一敗廟中卽亞夫廟也輿中
拈一舊帙復得亞夫傳心異之復少寢則見夢且
揖曰吾室苦爲牧豎所穢得一掃除可乎夜次獻
縣爲邑令趙完璧言之明日詢之有古篠地則周
墓在焉因新其廟立主懸扁禁樵采此萬曆戊子
年事趙後爲太常寺少卿倪淮安太守
李克齋遂爲衢州太守廳有叢塚相傳爲郭璞墓

發之不利於守公日出政之地豈丘壠可棲且景
純不歿於此竟發之得石筍二乃唐刺史李郈所
樹者訛傳云

南宋劉錡之墓在臯亭山北小嶺下東向石獸石
橋偉壯俱存土稱劉太師墳旁有菴當是守墓者
土人云掘下二尺皆磚甚堅可用墓已穿掘前後
皆穴巨石露角余言於縣令塞之錡之忠勇在韓
岳下秦檜之黨欲斬錡以謝金晚年用兵不得志
嘔血以死可憐也

宋張十五者園中有古墓張因貧發取其物夜聞

嘔血以死可憐也

宋張十五者園中有古墓張因貧發取其物夜聞語云有少物幾被劫去張次日又畢取銅鏡諸物遂病瘧毒日號呼曰殺人竟以死萬曆乙未烏鎮夏司寇建宅傍有舊墓發而棄之子女殞者七人余鎮人遷一墓有蜂飛出螫其臂潰爲瘡大僅如豆中有人聲若呼名而詈者竟死夏英公好術數於洛中得善地迨其葬時其子龍圖安期已貴顯當開營域不自督促委之幹者其地乃古一侍中葬穴也故擲碑刻具在諱不以自

取棺於旁近埋之葬未幾而龍圖死其婦挈貲財
數萬改適次弟又得罪瘞焉

賈英譙周墓
四川南充縣署有譙周墓自晉以來無敢動者嘉
靖中太守袁光翰徙之爾後縣中頻見緋衣貴人
出入縣尹至者輒不利往往遷他所避之隆慶戊
辰南城吳鑑以進士任縣令獨不避下車之日妻
張暴卒未幾母張又爲姪所殺疑是其子笞而斃
之遂被劾去

之遂被劾去

駱賓王塚祀

正德九年曹某者鑿菴池於海門城東黃泥口忽
得古塚題石曰駱賓王之墓啓棺見一人衣冠如
新少頃卽滅曹驚訝隨封以土取其石而歸籍籍
聞諸人有欲覺之者曹懼乃碎其石嘗考賓王本
傳大明中與李敬業共謀起義兵於廣陵不捷而
遁遁近廣陵而且僻此豈其証歟然世所傳謂其
落髮徧遊諸名山今章服儼然何也豈嗣聖物革
後宥而弗罪復逃於釋耶抑人憐其才故厚其葬

而然耶

萬曆丙戌祀駱賓王於金華之鄉賢祠蓋吾師蘇
紫溪先生以督學批行而胡元瑞請之也元瑞嘗
謂史第知狄梁公宋廣平而不知賓王故力以請
又欲祀劉孝標不果

墓記銘

文正書院祀希文而下世遴一人統司之曰主奉
第十三世孫從規易建石表又以文正忠宣而下
累世宅兆在洛者久缺封掃請於官求自往省至

萬安山尹樊里省奠封掃如儀自魏公祔葬諸冢

累世宅兆在洛者久缺封掃請於官求自往省至
萬安山尹樊里省奠封掃如儀自魏公祔葬諸冢
遺封故存獨忠宣之兆越五里至則無所見問知
爲屯戍所平久矣因望祭悲號削蓁蔓披砂礫肆
蒐不得乃禱於空蹠泣連數日天忽大雨三日夜
雨止滌土去深三尺餘露斷碣數尺題曰宋丞相
范忠宣公之墓大驚喜亟白於守禦分閫官始按
圖譜加封樹作墉屋辨址界正神道植望獸以表
之勒石記事

宋時熊博爲建州刺史寓治建陽嘗乘舟江上見

山岸崩墜處有棺將墜博使人往視之則有銘焉
其辭曰筮卦吉龜卦凶三十年後洪水衝欲陷不
陷被藤縛欲落不落被沙閣五百年後遇熊博博
感歎爲移葬他里博後仕至工部尚書

景定四年王益爲蘄州按撫使元兵至遷城于麟
山得古墓中石銘云本有千年地姑借五百年感
謝王刺史移我過西園

太保墓石

劉太保秉忠祖康懿公弟秉恕墓俱在那臺縣

西南先賢村嘉靖年間爲盜所發內有石刻云爲

劉太保秉忠祖康懿公弟秉恕墓俱在那臺縣

西南先賢村嘉靖年間爲盜所發內有石刻云爲盜者李淮事聞於府捕得治罪劉兄弟精數學故前知如此

掩墓

周濟洛陽人母喪躬自營葬域見良方多磚公曰此必古者不封之墓卽掩之因增土數尺是夜夢一老人衣冠甚偉揖謝曰感公修吾宅問其名乖崖也旣覺悟曰乖崖乃張詠之號已而考之實葬其地濟以御史巡西蜀威州土官董敏王允讐殺

累年勅濟率方鎮兵數千至其境曰撫之不服加
兵未晚令人齎榜往允沉吟書囹字於榜尾令持
還衆不解其意濟曰此非無見囹者誘禽鳥之媒
也意謂誘而殺之耳復釋此意示以誠信允大驚
曰非凡御史也卽投服以馬數十令子弟入貢贖
罪敏亦愧服一方遂安

壙對

吳明卿自作生穴旁爲祠題其柱曰陶元亮屬自
祭之文知生知死劉伯倫荷隨行之鍾且醉且醒

明年登七十四方賀者履不絕於戶時語二子事

祭之文知生知死劉伯倫荷隨行之鍾且醉且醒

明年登七十四方賀者履不絕於戶時語二子事
小定且自為誌無何遂卒

耻志文

張嘉孚渭南人嘉靖丁未進士歷官副使有清名
將卒謂子孫曰世人生但識幾字死即有一部遺
文生但餘幾錢死即有一片志文吾耻之否德不
足辱明公筆自題姓名官位家世歲月紀諸石爾
蓋先達有行之者子孫必遵吾言不則為不孝所
著述率焚草草任散佚戒勿收故無得而稱焉致

仕家居終日不去書晚好易事多先覺秘不語人
常曰不須名位不用身後之譽袁緩是吾師也署
其庭曰四十餘年策名却悔紅塵浪度七旬暮齒
學易幾能黃髮無愆年七十九卒子衮舉人孫國
縉進士

築墓除妖

張惠德州人少以孝義稱祖塋去家五里洪武初
遭兵燹被空暴露累年惑于術士未曾修葺時公
尚幼永樂十二年中鄉舉歸卽謂族人曰祖墓荆

榛歲久爲子孫者安可坐視不用術士不擇日期

尚幼永樂十二年中鄉舉歸卽謂族人曰祖墓荆榛歲久爲子孫者安可坐視不用術士不擇日期以一身任其吉凶冬月跣足披髮如初喪授都察院司務至南禮部尚書每過里謁宣聖畢必至祖塋親操鋤鍤增築墳壠日晡方回親戚隣里就塋所一會不于私家宴樂每日飲食皆在墳所亦無桌橈就地而食嘗泣而言曰吾祖宗在於地下吾安忍肥甘華美爲已樂哉巡按雲南有御史張善福建人病於池州親往視留治湯藥日晚散步門僕曰此處有妖蛇來時如風聲公曰來卽報知門

漢中八品 卷二
僕有懼色責治之他日報曰來矣自挾弓矢至堦
下望蛇連發數箭箭盡而蛇不下令隸取蓆于樹
下焚之良久蛇墜樹聲如倒牆公曰官得其人妖
不爲害今縣有妖蛇必非良吏也召縣官答之過
沅陵見居民延燒數百家皆云有惡鳥啣火卽爲
文檄城隍神責之翌日惡鳥死於江

祭墓

謝枋得過辛棄疾墓旁僧舍有疾聲大呼於堂上
若鳴其不平者自昏暮至三鼓不絕聲近寢室愈

悲一寺人驚以爲神枋得秉燭作文旦且祭之文

若鳴其不平者自日暮至三鼓不絕聲近寢室愈

悲一寺人驚以為神枋得秉燭作文旦且祭之文
成而聲始息

墓旁神鼎

博大山在番禺東山有盧循母檀氏墓東南有盧
堠循浮海與吳隱之戰立烽堠處山下溪有神鼎
唐劉道錫刺廣州遣人係鼎耳出鼎耳斷鼎沒劉
及執綆者耳盡痛

墓盜

鄞有猾盜詹揀尸者善發古墓事覺繫獄以玉碗

二黃金數錠賂邑紳包澤求解包曰此爲盜物無
疑當不待教而誅者亟言於當道寘之法其禍少
息近日徽州亦有此事以皮爲帳鑽土入墓骨黃
者吉卽易骸而葬白者凶黑大凶後皆伏法包有
剛介聲歷宦稱閻羅包老云

冥婚

曹操愛子蒼舒死聘甄氏死女合葬冥婚之說所
自起近時葉臺山少師女死女故字林給事梓子
子亦死迎而合窆千古事必有對者

子亦死迎而合窆千古事必有對者

壽榔

南唐沈彬有詩名保大中以尚書郎致仕寄居高
安嘗荷杖郊原手植一樹於平野間裴徊不能去
戒諸子曰異日葬吾此地違之者非吾子也居數
年卒伐樹掘土丈餘得一石榔工用精妙光潔可
鑑蓋上刊篆字云天成二年壽榔一所乃舉棺
就而葬之

墓之凶吉

蔡端明言地理家說無了期近世魏元履葬于平

坡地深三丈六尺梯而下棺蔡季通所卜也既而
元履之後遂絕古人所以行營高燥者高則遠人
燥則避風魏公之葬無乃太卑濕乎

李閣學九我自其祖原兄弟二支一多子孫文且
貴一最衰落疑祖墳有利有不利也發而改葬其
尸半存半毀若有畛者未幾閣學亦卒余友蔡五
岳憲副乃其門生爲泉州太守所親見館友李碧
海亦言其家一支多至百餘丁皆聰明讀書顯貴
一僅十餘人駭不識字

不會葬

一僅十餘人駭不識字

不會葬

祠土題主執事者皆東向迎東方生氣也泰和曾
姓者請二秀才行禮一爲楊廷策一郭應鳳行禮
歸未旬日策鳳俱亾豈未明於東向之禮耶邵康
節不會葬其亦有見於此與

方相

近年諸大臣出葬其威儀可謂極盛然有一欠事
凡方相辟路自四品以上皆四目以余所見止二
目蓋細事初不經懷也

羨道刊誌

墓誌銘藏于壙內惟裴子野卒宋湘東王作銘藏
矣邵陵王又作誌埋于羨道羨道列誌自此始

誌墓無愧

楊慈湖之父廷顯字時發少時嘗自視無過視人
有過一日忽自念曰豈其人有過而吾獨無過乎
于是自省即得一過旋又得二三已而紛然乃大
恐懼痛懲力改或至泣下象山陸九淵為之墓碣
嘗曰志墓非古而銘多溢辭惟于公無愧云

溢美

女子云其未見
有過而能自知
者斯人乎亦
遺伯五道千
古矣

嘗曰志墓非古而銘多溢辭惟于公無愧云

溢美

楊惟立作許某誌銘兄鏡川守陳書曰誌銘之言多溢美吾弟此作蓋眩于誌銘之言也後有覽者尚論其世難乎免于君子之誅矣惟立者楊公守隨也

大范志銘

大范老子忠獻公雍歷于小范老子文正公仲淹然大范亦何可易及臨歿索誌銘于小范稱曰發身如班定遠籌邊如馬伏波又曰維侯之德柔文

剛武攘彼戎寇禦彼舊害蓋忠獻能文而以武職
起家故云戎人稱知州爲老子

樓啓墓志

天順七年會場之火大風士焚死者百有十六人
鄞人樓啓者與焉先期楊晉菴守陳夢有人求樓
志銘者心異之後果如夢

墩

蘇州葑門內有土阜對峙水中雖巨浸弗沒號曰
浮墩相傳此地昔有雙松叅天建炎狄難潰兵欲

伐之隕石如雨乃止今放生池卽其地

浮墩相傳此地昔有雙松叅天建炎狄難潰兵欲
伐之隕石如雨乃止今放生池卽其地

廣信府城中東北隅有萬松墩隆基而圓土膏沃
衍前左介兩學間舊傳爲周瑜故宅

新安有篁墩以多竹名程氏始祖賜第廟食處也
黃巢經其地與已同姓者俱不殺民懼其戕害改
爲黃公墩成化間襄毅公貴考圖謀詢故老惡其
以忠臣故第辱于逆賊乃復舊名子敏政因自號
遂顯于時云

橋

嘉靖三十二年春方士陶仲文奏濟南府齊河縣
有道士張演昇建大清橋臣已募銀一萬三千兩
助功近聞濬河得龍骨一重十斤又突出石沙一
脉長數丈若有神助迄今尚未報完乞損內帑以
終大工 上令給銀一萬四千兩

琉璃河建橋乃嘉靖二十年事費各處帑銀三十
餘萬兩 欽助又九萬三千餘兩胡良河建橋并
橋乃 神廟二年事 慈寧宮發銀一萬
五千兩 欽發又五萬兩盧溝橋建于先朝後時

加修築比琉璃橋費又且十倍多矣

五千兩 欽發又五萬兩盧溝橋建于先朝後時
加修築比琉璃橋費又且十倍多矣

蔡忠惠劄洛陽橋橫互江中撰時揆日畫基所向
鑿趾所立皆豫移檄江神神得其吉告之至鑿石
伐木激浪以漲舟懸機以弦緯每有危險神則來
相趾石所累蠟輒封之至今泉州人能言而公自
作橋記直言丈尺費金錢成數與年月時日首尾
不及百字噫若在今日不知許多誇張并及神異
夢寐已

俗本傳端明造橋移檄海神一卒應募得醋字而

還解曰酉月廿八日此事亦奇然實國朝蔡錫之事端明既有神助建此橋後復圯錫以泉州知府修之發石有刻文云石頭腐爛蔡公再來遂改名萬安云錫字廷予鄞縣人官大理卿有清操兩事合爲一前後二蔡始其再世乎

石橋易敗易以木而得久者我明姜昂之于灑水也昂太倉人木橋易敗易以石而得久者唐李昭德之于洛陽也累石爲柱銳其前殺水濤不爲怒亦昭德也

吳江長橋乃慶曆三年尉王廷堅所造錢公輔有

德也

吳江長橋乃慶曆三年尉王廷堅所造錢公輔有
記

趙州石橋成唐大足間默啜破定州南奔石橋馬
伏地不進見橋上青龍猙獰奮怒虜恐遁去

天橋在雲南府城南三十五里觀音大士鑿洞山
骨使洱河水下趨處也初未鑿時蒼洱之間水據
十之七鑿後水存十之三矣古人謂之石河下斷
上連絕壑深塹石梁跨之憑虛陵空可度一人故
名天橋橋邊激水濺珠宛如梅樹人呼日不謝梅

亦奇觀也。橋之北有沓嶂，又名一線天水，故道也。石有古色，可吹洞簫。

建橋改隄

濟寧州濟水會洸沂泗之水，皆循大清河故道。舊未有橋。成化中，工部郎畢瑜，貴溪人，創爲橋。榜曰濟川。落成之日，長子生，遂以名。弘治壬戌，進士翰林編修。又一日，夢緋衣絳幘者，稱宋邢魁曰：公隄大逼，吾宮將爲行路，奈何？亟索堤傍志石，丹書炳然。改築隄，封其故墓爲文，以祭。匝歲，復見夢。目願

爲公。後以報詰，朝生子爲濟時。正德辛未，進士。亦

然改築隄封其故墓爲文以祭匝歲復見夢目願
爲公後以報詰朝生子爲濟時正德辛未進士亦
工部郎孫三才與余同年己丑進士御史少卿有
名

大隄

自鄖陽而下盡于黃州皆爲雲夢又曰夢澤在在
有隄襄陽大隄曲所以咏也余親行其上回復如
岡如陵真是偉觀蓋因漢水時時泛溢爲此障之
亦如我嘉湖之有圩有垸而浙東萬山中尤多想
自神禹治水後帝王則爲地方計人民則爲室家

耕作計悉其財力不計時不計勞苦卽迂公之鑿
山精衛之填海亦無以過雖云人力亦天意神明
所相黃河之隄莫壯于開封余亦親行攷宋初黃
河尚在滑州相去三百里漸決遂直抵開封城下
國初幾欲遷王府隄之所以益固也近日祖其說治
運河有長隄遙隄縷隄等名其費不貲而衝決如
故看來襄陽開封二府之隄紆曲堅壯制度絕佳
其妙處全在紆曲因水勢旣猛隄若徑直全當其
鋒勢必不支惟紆曲則若迎若避迎以抵之避以

殺之今之橋堵亦用此法卽宋藝祖剪紙圖築都

鋒勢必不支惟紆曲則若迎若避迎以抵之避以
殺之今之橋堵亦用此法卽宋藝祖剪紙圍築都
城之意乃若運河之隄勢必不能紆曲又卑薄太
甚如何禦水卽堅壯亦止禦得散漫之水如何禦
得衝決之水余行蕭縣一帶見河水溜處其身如
虹其頭如龍霍霍望鬆土鑽入甚迅且勁拗若乘
墩俯若奔壑岸崩頃刻數十丈霆震電掣鐵石也
靡隄于何有惟度其勢之所至豫設掃以待可以
徐徐幹轉

隄利

隄之功莫利于下鄉之田余家湖邊看來洪荒時
一派都是蘆葦之灘却天地氣機節宣有深有淺
有斷有續中間條理原自井井明農者因勢利道
大者隄小者塘畝以埂分爲塍久之皆成沃壤今
吳江人往往用此法力耕以致富厚余目所經見
二十里內有起白手致萬金者兩家此水利築隄
所以當講也然尤莫利于上鄉之田辛丑余南歸
經磁州遍野皆有水溝深不盈二三寸濶可徑尺
縱橫曲折隨地各因其便輿馬可跨而過禾黍蔚
然異之問輿夫水何自來遙指西山曰此泉源也

縱橫曲折隨地各因其便輿馬可跨而過禾黍蔚

然異之間輿夫水何自來遙指西山曰此泉源也

又問泉那得平流則先任知州劉徵國從泉下築
隄障之高丈許隄高泉與俱高因地引而下大約
高一尺可灌十里一州遂爲樂土又余同門李太
華有實爲漢中太守築隄亘十里灌田萬頃黃昭
素有記甚詳此興水利之良法也匪獨阡陌卽漕
河之重若非從白老人築戴家壩挽水歸之南旺
其得南北通流濟二百餘年軍國之用乎徐孺東
開水利不依山尋有源之水而于京東平洋之地

上靠天時下靠人力最下又靠器具勞而無功反
招怨謗亦固其所今聞涿州開水田數萬畝想必
用劉李二公之法劉鄉科官至太守李陞副使考
察致仕大約以任氣失官要之漢中之功當世世
尸祝而昭素之記必傳則李亦可以不朽矣

湧幢小品卷之六
水山自來
西山日
泉感

湧幢小品卷之六

木河自來... 鐵... 山... 日... 其... 家... 感... 也...



易經小傳卷之六











調